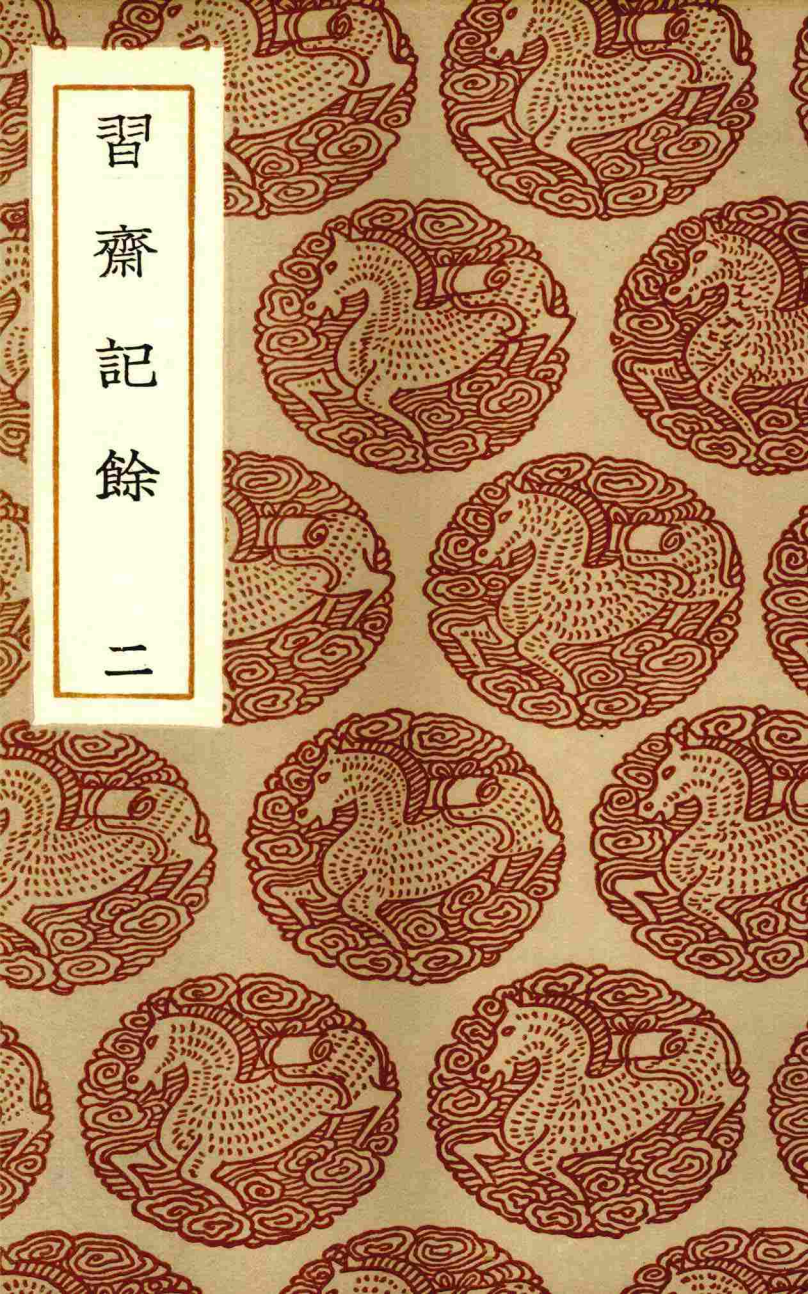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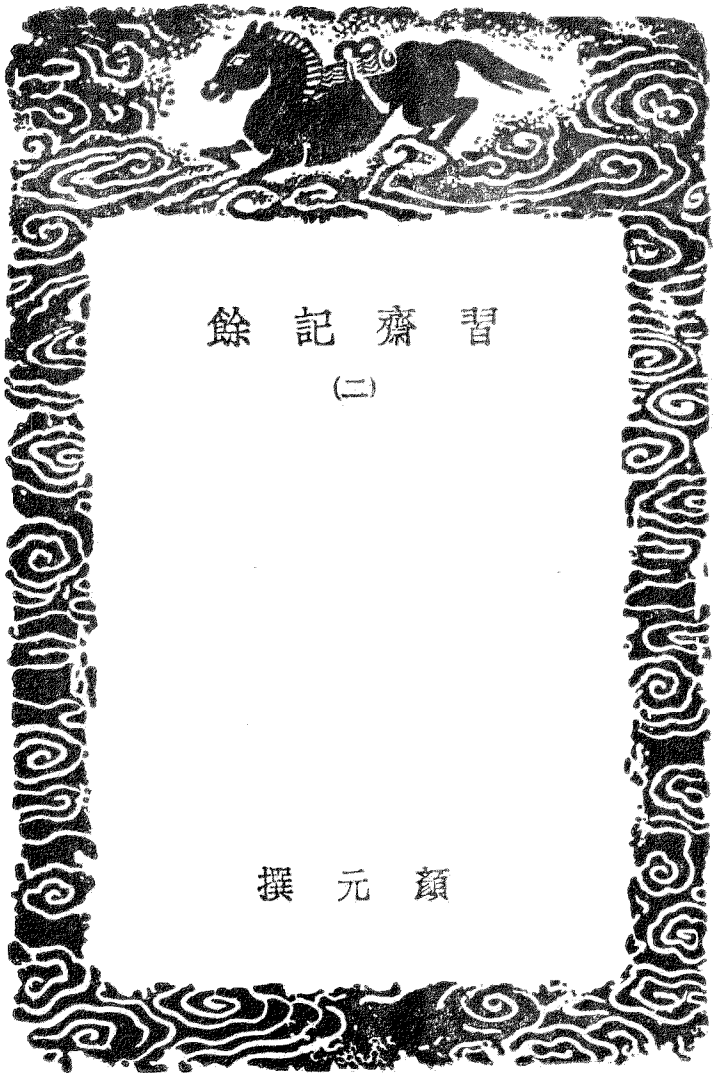


習齋記餘
二





習齋記餘

(二)

顏元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習齋記餘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顏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

習齋記餘卷六

評潮州謝表

論佛骨遭貶。此君子含笑入九原時也。只能堪其孤苦貧窮。表中便盈幅媚氣。與送窮文相表裏。文公所以爲文人之雄。非聖賢骨力也。王伯安在龍場鞅鞅。差強人意。士君子立身行己。觀於前輩。真堪凜凜。看通篇不敢再犯憲宗一字。到紀秦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諷之東巡秦山。奏功皇天。希以封禪起復。幾於喪心昧志。大類萊公天書矣。噫。

評答孟尙書書

僕不與僧道交也。交之必勸以歸倫。從我乎。交斯厚矣。久之挽入人羣矣。三語之而不從。絕不復見。今文公不能化太巖。而反許其聰明識道理。彼不察於人倫。何聰明之有。叛常喪心。何道理之有。外形骸。無滯礙。正是禪。公乃喜之乎。往來贈答。是夷臚結社矣。且其所遺之衣服。用吾中國平人之制乎。抑從其佛者。一袖之裁乎。要之。公但不惑於禍福。尊奉其教法耳。中實未能洞晰其邪慝也。若遇釋迦。恐未保何如。但其一段毅然辯關。亦足開世人之迷惑。終吾黨之傑也。

評與荆南樂秀才書

吾每閱文人論文及作爲文工夫。便頭痛欲嘔。一恨此物此事之誤蒼生也。一笑其向無用處耗心力也。

一笑其最易事視爲最難事。不知自厭其卑俗而反自市其能也。乾坤中上自唐虞勳華。遞次及信靖事業以下至八家之文人。曾秦華之於孟勺。日月之與螢光。末不足道。而號大家大家。羞人哉。

評柳州羅池碑

子厚文人耳。又累於王氏。宜其不神也。神亦宜不靈。靈亦宜不祀。乃死而神。神而靈。靈而祀也。天鍾之秀也。秀必著於乾坤。名今古。徹幽明。是以不朽。而况不爲子厚者乎。吾人可以勉矣。

評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文忠之中夜三起。與晦翁之聞警大哭。皆可謂忠憤。而卒不能爲國家發一矢。殪一虜也。非學術誤之乎。自言一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見許世俗。何不猛改。與天下圖其有用。而卒偕三五書生。優游朝堂。偷安自娛。作太平無事士夫樣。如醉翁亭自狀。畫錦堂相推。全似燕雀處堂。心目中並不見汴京亡。二帝虜。方盡力與熱心幹國之宰相爲敵。方忌妒得軍心之大將而阻其任用。其中夜三起。憤恥之心安在哉。蓋戎狄侵邊。自古常事。二語是書生之本情。而偶言憤恥。是乍見之天理。吾素閱宋紀。固疑宋儒宋相視爲常事。而不意歐陽無意中露出也。不然終日詩文飲酒。見理邊勝敵者。卽讎妒之。有此憤恥人乎。卽如朱子終日著述靜坐。見一談中興之陳同甫。便斷絕之。而言上表諫和議。志復讎也。有此理乎。尙不如子靜之截甲習射。

總評王荆公上仁宗萬言書

荆公之所憂。皆司馬、韓、范、輩所不知憂者也。荆公之所見。皆周、程、張、邵、輩所不及見者也。荆公之所欲爲。皆當時隱見諸書生所不肯爲。不敢爲。不能爲者也。烏得不亂公之政於當時。貶公之名於後世哉。史氏將錄此書而先加議論。高奇矯世變俗八字於前。嗟乎。是宋家一代人物識趨卑庸耳。公何高奇哉。宋之世不矯之。俗不變之。雖有堯舜何以爲治哉。吾猶有惜也。惜公不能矯不能變也。以公亦務讀解詩書。亦以帖括取士也。矯世變俗。當以此二事爲第一義。之二者。普天大害之根源也。變此二者。撥亂反正之權輿也。二者變。諸政沛然矣。

閱張氏王學質疑評

前序、陸隴其稼書氏筆也。詩書禮樂輕。

評曰。禮樂之輕久矣。非特王門爲然。未可以輯禮樂書便謂朱門重禮樂也。

總評曰。萬世道統至孔子而局變。以其未得邦家而爲君相。吾儒之體用未全見於世。是以造就七十二子。成一代太平之材也。作二百四十二年之書。定一代太平之略也。凡其所刪定。皆厭其浮文繁多。只存其致用須行者數策。期後世按譜操琴。據方療症。開百世之太平。則亦何嘗不作千萬年君相如堯舜。湯、文、稷、契、伊、周、哉。可怪漢家老儒。誤視經書爲道。而以注疏爲學矣。至宋儒則更誤。蓋注疏未改於漢儒。而靜覺更參以佛老。方且口頭爭長。分門攻惡。曾未見一人取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而習行以爲學教者。胡文昭頗得孔子之心。橫渠次之。明儒則韓苑洛先生近之。人不知宗法。願徒彼詆程。

朱此攻王陸成聚訟之儒運也哀哉。

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

評曰。適越而北其轅矣。

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

評曰。兩家俱未可厚非。

專主王陸習氣使然。

評曰。先生輩亦是習氣使然。

非朱子真面。即非孔子真面。

評曰。先生曰。朱子真面。即孔子真面。宗陸子者曰。陸子真面。即孔子真面。嗚呼。誰知孔子與朱陸各面其面乎。評夫善惡兩存。至不可入口矣。一段曰。格言可佩。

評留心傳注曰。以此爲明道乎。可詫。

評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一段曰。衣食宮室藥餌之言。朱子還擔不足。譬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言。豈不令飢寒者立死。露處與疾病者立斃乎。

總評張序曰。武承先生謂數百年此道須光照。王學未有不廢。此必至之數也。陸王之學。爲之甚難。莫道陸之得王不易。雖傳之失真。如龍谿諸人資性亦不多見。以其直見本心。百善俱集。非中人可能。

而禪宗亦非中人所可領會也。又不許讀書。又不理會氣象。凌高厲空。從之無由。故必廢。朱學種種反此。中人尤樂入。故必興。然顯功倍多而隱害倍甚也。其誰知之。

評事事物物至耳。卽聲也。一段曰。關辨王學。句句剴切。然朱學之異於孔子者。亦正在不能於事事物物上做工夫也。孔學是要能其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朱學只欲解其理。故曰。幾時讀盡天下許多書。

評孝之理不在父至。必不免矣。一段曰。先生之辨王學。有耳者能聽。有目者能見。雖使朱子復生。不過如此。然卽以此勝王學而使之廢。吾道不明。不行自若也。何也。吾夫子之道。合身心事物而一之之道也。吾夫子之學。學而時習之之學也。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以至兵。農。錢。穀。水。火。工。虞。莫不學且習也。故曰。博學之。朱子則易爲博讀之。觀其言曰。不讀一書。則一書之理不明。又曰。凡書須讀取三百遍。考其功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看理都只在此書矣。以視夫看理都只在此心者。又何如也。

評天理無處不存。至爲人矩度自在也。一段曰。洞快淋漓。讀之欲舞。如此見解。儻聞孔門之道。豈非蒼生之福。吾黨之幸哉。

評此言是矣。至不可救止也。一段曰。宋明兩代之不競。陳文達一言盡之曰。本朝是文墨世界。明太祖洞見其弊。奮然削去浮文。釐定學政。斷以選舉取士。可謂三代後僅見之英君。卒爲文人阻撓。復蹈宋人覆轍。則慶歷學術之雜亂。啓禎國事之日非。皆崇尚浮文之禍也。今先生專委於王學而咎之。南宋

專崇朱學。上下胥靡。陸子未之顯也。而時勢日去。則誰之過哉。

評去不正。以全其正。至無忌憚而已矣。曰格正也。先生自有解云。爲善去惡。是格物下手做工。亦不誣人。但於格字不肖朱注。窮至事物之理。又明是致知在致知矣。且於格字訓窮。亦未聞謹附拙解於後。請正有道。按格物之格。王門訓正。朱門訓至。漢儒訓來。似皆未穩。竊聞未窺聖人之行者。宜證之聖人之言。未解聖人之言者。宜證諸聖人之行。但觀聖門如何用功。便定格物之訓矣。元謂當如史書。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義。卽孔門六藝之教是也。如欲知禮。憑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跪拜起居。周旋進退。捧玉帛。陳籩豆。所謂致知乎禮者。斯確在乎是矣。如欲知樂。憑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手舞足蹈。搏拊考擊。把吹竹。口歌詩。所謂致知乎樂者。斯確在乎是矣。推之萬理皆然。似稽文義質聖學爲不謬。而漢儒朱陸三家失孔子學宗者。亦從可知矣。

評致知格物原爲誠意而設。至用以講學。可歎一段。曰立言原有病。只因有心與朱學水火。便說來不合理。元以爲實宗孔門三物之學。葛藤自斬。不必辯。又何拗乎。

評善惡兩端。誰不知之。至何從而爲之。去之一段。曰說來極悅人心目。然失周孔學宗。以致窮理主敬誦法。程朱者濟濟。而在上在下。不見一達德兼備之才。朝廷邊疆。不見一致用成功之士。漫道顏曾。雖冉有樊遲之儔。亦不可得嗚呼。其果孔門之主敬窮理否耶。

評若此。則凡經書至兒童戲論也。一段曰武承未會陽明闢朱注之意。故批之不透。愚謂甯上去窮字。

下去理字。卻勝似有此二字。蓋致知在是物上。便親見了那物。不尤勝於宋儒與今人全不見梅棗。便自謂窮盡酸甜之理乎。嗟乎。通五百年學術成一大說。其如此局何哉。

評象山陽明言理皆惡分而喜合。至學術殺天下先生。其自言一段曰。象山陽明知惡空言知而並不實。知知之弊。故力言合言至快處。一若言知可不必言行。言行可不必言知者。既不足以服宗朱者之心。言到空言知之弊可惡處。便痛罵之。又適足以激宗朱者之恨。吾友刁文孝與武承輩。又知惡空言致知而全無持循下手之弊。故力言分。其言至快處痛罵處。不足以服其心而適足以激其恨者。亦同。故兩派爭辨成聚訟之儒運。總之皆由失周孔三物之教。而徒求之口頭紙筆也。試觀堯舜以來孔子以往。焉用此喋喋哉。

評六經皆我註腳曰。此是陸子最精語。亦最真語。我者天生本體也。卽萬物皆備於我之我。六經是聖人就我所皆備者畫出。非註我者。何武承亦執以爲罪案。輕視我字乎。抑重視六經乎。有不必註腳之我。堯舜五臣是也。有讀盡註腳。全不干於我。歷代文人是也。有習行註腳。卽盡其我。周孔三物之學是也。兩派學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堯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路徑。雖致良知者。見吾心真足以統萬物。主敬著讀書認吾學真足以達萬理。終是畫餅望梅。畫餅倍肖。望梅倍真。無補於身也。况將飲食一世哉。有志者苟得吾存學編之意。兩家之是非總可勿論。直追三事三物學。而偏者賢。全者聖。一切故紙

堆宜付祖龍矣。

評豈無誤認。非讀書討論而徒自爲精察。未有不偏弊者。曰。朱門一派。口裏道是卽物窮理。心裏見得。日間做得。卻只是讀書講論。他處窮事理之理說教好看。令人非之無舉。此處現出本色。其實莫道不會窮理。並物亦不能卽。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那曾去格物。莫道天下事物。只禮樂爲斯須。不可去身之物。亦不會卽而格之。如書本上講祭祀薰蒿愴悽等透快動人。及修家禮。墜筥聲臭全廢。居子斬衰喪。墨服行祭。是不曾卽禮而格之也。語錄中或問古人教樂。是作樂使童子聽乎。抑令自作乎。如朱子以樂爲學教人。自無此問。况亦自言禮樂射御等。俱是該做得。今日補填實是難。不如先去誠正。是不會卽樂而格之也。且書本上所窮之理。十之七分舛謬不實。朱子卻自認甚真。天下書生遂奉爲不易之理。甚可異也。如鄒詩蝮螻。朱子注天地之淫氣。不知卻是一蟲爲之。鴻書言其身如龍。頭似驢。張太嶽集中云。見其形似大蝦蟆。予入郎山。親見打虹之鄉。早則羣然投石澗中。打中則赤碧氣升數丈。不數日雨矣。古人制字與虹俱從蟲。蓋有見也。又如中庸注鬼神爲陰陽二氣。屈伸往來。下文孔子明言使人承祭爲廟中鬼神。且世人經見許多聲形可據。僅謂之氣。屈伸可乎。易云。遊魂爲變。又何說也。總之願天下掃淨書生見。觀法孔孟以前道傳可也。王學誠有近禪。僕亦非敢黨王者。

評先生謂制禮作樂一段。曰。此處駁王學甚痛快。然朱學一味蒐討哀集。全不習行。夫講解千卷。何如習行一二也。識者又當著朱學質疑矣。

評古之正心者無此說。句曰：武承謂古之正心者無此說，何不思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古之言學者有此說否乎？兩派迷而不返，周孔實學不復，乾坤不知何底矣。

評嗚呼是何言一段曰：朱子看陸子之弊甚透，王子看朱子之弊亦甚透，武承看王子之弊又甚透，而不思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果何道也？聖道之亡，豈非天哉？吾嘗見宗王子者指朱子爲門外漢，吾不與之深談，其意中尊王而詆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輒爲淚下。武承願謂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今之世家，咿嚶人朱注，雄傑者靜坐讀書，著書立言，以續朱子之統，朝廷用其意以行科甲，孔廟從祀以享蒸嘗，尊奉漸擬四配，朱子之道可不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則掃地矣。嗟乎！吾甯不知此言一出爲天下罪人哉！吾當淚下時，願爲罪人而不遑恤矣。

張氏總論評

評天之道非別有一物至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一段曰：讀之鼓掌叫快，又拱手起敬。

評堯舜十六字而外至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一段曰：更快更精，一若見吾存學而出者，具此識力，亦爲宋家理學籠蓋，不見聖道，惜哉！試看朱學知此乎？

評謂增霸者之藩籬曰：此句誣矣。晦翁恐未見霸者，藩籬尙能增乎？

評朱陸並行不悖句曰。亦是孫徵君苦心。

評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句曰。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王子亦甚苦。讀朱陸二子往來劄函。固各執甚堅。而陸子似尚有顧戀包容之意。朱子我日斯邁數語。反覺褊小。然其論陸子云。一時被他悚動的亦甚清。只是沒的筆。又曰。八字著腳。我與子靜外未敢多許人。則前輩爭辯中尙寓推服顧惜之意。大不忍。一門兄弟相打嚷也。後人一味攻擊。失之遠矣。

總評曰。吾觀質疑而嘆聖道之亡也。不亡於愚夫愚婦。不亡於豪傑善人。偏亡於注疏章句立宗傳講學之儒生。何云乎爾。愚夫愚婦。不識不知。行其日用飲食。卽道所在也。染於習俗而偶出乎道。不足惑世。惑亦愚夫婦也。善人豪傑。不法古。不讀書。率其資性之所能。行其心思之所欲。見父而孝。見兄而弟。見貧苦而濟。或遇世變而效轉移。或重然諾而輕生死。激於情而常失於中。然不可以言罪。罪亦善人豪傑也。皆不足以誣世。雖生聖人之世。不被堯舜之誅。孔子之惡。然堯舜孔子之世。亦不絕此人也。卽不足以開務成物。猶之時行物生。皆天道也。至於注疏章句之流。誤認刪述爲聖。則注疏孔子之所刪定爲賢。不知孔子之聖不在刪述也。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孔子所留經世譜也。而竟以文字讀解爲學。胥天下人而納之無用。胥聖賢經傳而玩爲空文。褻經侮聖。莫此爲甚。昔申公對武帝。猶知爲治在力行。鄭康成。盧子幹。尙能以治天下之道。啓告昭烈於貧賤時。則漢儒尙加宋儒一等。宋儒著作繁於兩漢。而禪宗尤爲頑不可破之惑。章句之惑。陸輕於朱。禪寂之妄。朱減於陸。遂各立宗傳。標門戶。以

相角而其支分蔓引者。見地更不及前人。而爭辯詬訾益甚。起端者如耽詩畫說閒嘴之子弟。堂構耕耘之不恤也。繼角者又如兄弟爭鬻鬪毆。干戈辭訟日循焉。世世相襲而益甚。所惑者偏聰明雄特之人。坐罪者偏聖賢自命之子。家聲烏得不廢墜。祖產烏得不蕩敗也哉。

王學質疑跋

噫。予之評王學質疑也。宗朱學者見之。必怫然怒。謂予黨王子而護之也。然予則分毫不敢爲王子恕。宗王子者見之。又必怫然怒。謂予附朱學而貶之也。而予則皆不敢。予以十九歲列庠末。廿一歲遂厭八股業而棄之。從事史鑑。廿三歲得陸王二子語錄。而始知世有道學一派。深悅之。以爲孔孟後身也。從之直見本心。知行合一。元雖不敏。一若有得於二子者。其時著求源歌。大盒小盒歌。格物論。大約皆二子宗旨也。見者稱眞陸王。至二十六歲。得性理大全。見周程張朱語錄。幡然改志。以爲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又謂是孔孟後身也。進退起居。吉凶賓嘉。必奉文公家禮爲矩矱。奉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人或有一言疑論諸先生者。忿然力辨。如詈父母。元雖不敏。一若於程朱諸子稍有得者。由甲辰至戊申日記中。俱可按也。元平生之篤服兩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澤於兩派先生也。如此。將謂叛其道也。敢乎哉。將謂反操戈也。忍乎哉。第自三十四歲。遭先恩祖母大故。一式遵文公家禮。頗覺有違於性情。已而讀周公禮始知其刪修失當也。及哀殺檢性理。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也。朱學蓋已參雜於佛氏。不止陸王也。陸王亦近支離。不止朱學也。痛堯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塗炭。

至此極也。遂有存性存學之作。聊伸前二千年聖人之故道。而微易後二千年空言無用之新學。幸學者靜辨之。若云乾坤中朱陸兩派相爭。予又故開一派以與兩派相角也。是則罪之大者。則予豈敢。則予豈敢。

讀刁文孝用六集三卷評語

與李薊州潛龍書

評管陶二公一段曰。淵明品節自高。然野酣放廢之態。終不離晉室人物。幼安則學真飭身。德真型俗。吾欽爲漢末第一人。體用兼該。三代之遺儒也。先生似若憾其不爲宋儒者。宋儒只多得講學著書。身分恐尙遜管者多也。

答范定興銓部書

評陽明所謂致知格物者一段曰。此段雖未必卽孔門的解。然卻不誤人。程朱窮至事物之理。分明致知在致知矣。某有格物解在存學編。亦未敢自信是孔門的解。但以孔子之學之教證之。似不誤。惜當日未及面質而先生歿。憾事也。

評所賴銅筋鐵脊漢一段曰。文孝自道也。迄今讀之起敬。

總評曰。范銓部雖生同郡同時。某以傑溺自牧。足不出里巷。曾未聞其何許人。而先生交人。便望以擔荷道統。一種赤心。使人拱額。其亟爲程朱撐持門戶。真有篤信守死之氣。使其得早悟學宗一載。翻出

孔門格物真宗。先生之擔荷聖道。更不知何如也。乃徒生前承提命。共衍朱傳。竟未獲覲面申孔道。大暢三代以上學宗也。讀至銅筋鐵脊一段。止令我泫然追惜耳。

與史子敏論史書

評繼統非繼嗣一段曰。繼統者。繼祖宗之統。非以嗣先君也。繼嗣者。先君生前立某爲太子。或遺詔立某爲嗣也。某初亦如先生見。後乃知文忠是漢文。豈可曰嗣惠。

評至於祧仁宗。祔與獻。猶爲不經一段曰。真不經。華亭永嘉胥有過焉。

評然則議世廟之禮。當如明道先生說一段曰。必曾立爲先君嗣。乃可如明道說。若如漢文帝。明世宗。嫡派旣絕。則二帝固二高之正統矣。豈可作惠武嗣乎。羣臣原見未的。

評且於世廟稱魚水歡。使其心果出忠臣一段曰。此段爲永嘉責備極善。某觀明史亦有此意。永嘉在天之靈。當斂手矣。

評六經之書。皆聖人不得已而爲言也。一段曰。絕世巨眼。非真有所見。焉能道出。

評校士命題以經。不以傳一段曰。卽如先生高見。命題以經。主胡傳與諸經同爲文。亦斷不能復覲聖人面目。試觀諸經試文有用否。總之鄉舉里選之典。不復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不行。千經亦文字耳。六經何爲惜乎。惜某存學存治未獲就正先生也。

評朱子綱目。雖本溫公一段曰。某妄謂春秋是夫子借桓文事跡。譜其爲東周手段。故曰志在春秋。故

曰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伊川經世大法一語近之。綱目俱彷彿文法耳。然二先生之爲學爲教與韓旌宋世者分毫未得春秋作用。其可謂與尼山若合符節也哉。惟書法多合夫子筆意。則先生稱許未爲過也。

總評曰。先生熱心斯道。得子敏史。遂反復數萬言。諸端暢發。不肖無福。四存編成。先生捐客矣。曾不能復得如先生者相討論。荷指摘也。二十年來追慕心摧。憶燈下談史。惟李世民一案。曾辨駁數四。訖未折衷。而哲人逝矣。痛哉。

讀刁文孝用六集四卷評語

與高錫山學憲書

評曰。私淑心切。獲交賢裔。先生之心快矣。忠憲之神更快。

答張公儀書

評前闖逆之禍一段曰。吾郡有先生。常山有公儀。端皇帝得此二未宦臣。千秋奇節。明室亡而不亡矣。評吾不知考叔所錫者何類也。至於伐許之役一段曰。在醜不爭。考叔有媿矣。先生責之尤當。總評曰。道義相切劘。二先生真古人交也。某何幸參其末。

答王五修書

評曰。尺幅中具見古誼。方是先生文。方是先生事。

答南僧書

評曰。子瞻可惜。顏富二公更可惜。某於喚迷第四篇極力爲名儒而心佛者洗發。多合作中大義。先生蓋先得我心矣。

讀刁文孝用六集五卷評語

易酌序

評曰。文孝一序。可謂見心於易者矣。可謂見易於心者矣。是易學以理勝者。自此世有刁子易。

辨道錄序

評曰。某讀過有無限悲愴。斯道自義皇堯舜至我孔子。一體相傳。無庸辨。卽辨亦辨其叛道者。辨其似道而亂道者。如楊墨鄉原之類。後世道學。某之愚皆未窺其奧。不知尙是義皇至我孔子之道否。而朱陸之辨成聚訟矣。欲奮筆參一議。恐兩家之訟未平。又增三造。觀者但取我刁先生拳拳衛道之心。他日當於存學編見某之不得已矣。

仁輔會序

評曰。當日社衆爲誰乎。何祁陽不見一唱和先生者起也。負此切望多矣。某曾面承提命。幾欲爲先生任見知之擔。然質庸志軟。未能勁鬢脊肩。如徵君之於伯順。讀此序。媿無地矣。

家譜自序

評飢焉爲之食一段曰。自貞惠傳家。文孝繼業。恤族睦宗。種種不可更僕。義田尤甚鉅典。是真修譜。某粗就家乘。媿無實德。

楊忠愍家訓序

評曰。幾亭謂文成而外。莫若忠愍。服其有用之才耳。先生獨知忠愍以學。以學苑洛之道也。然苑洛之道。甯第祖橫渠宗涇野哉。兵農禮樂屯田水利。是孔門學教正派也。某論學宋儒主胡文昭。陳文達次之。明儒主韓苑洛。楊忠愍傳焉。苑洛之道。非忠愍善學不出。亦非忠愍好用不見。文孝曰。幾亭知言哉。某則曰。先生知人哉。知道哉。

淵穎子集序

評曰。淵穎子雖同郡某不知其人也。惟在易水一晤。得見其日記。凡目覩一人。耳聞一語。必記之。好詩酒。又善鑄。隨所作。遇石便刻之。吾友王五修指以詔予曰。是徵君所深許者。今得從徵君配享五賢祠。神得徵君而祠祀。文得文孝而序傳。淵穎子幸矣哉。

讀刁文孝用六集七卷評語

綱目郝超書法論

評尹氏謂超慮其父愴哀惋成疾一段曰。尹氏發明。沒晦考亭筆法多矣。予嘗臆斷其爲臣必不忠。

評曰尹氏謂王魏食高祖祿。爲高祖臣。不應爲建成死。予嘗駁之云。尹氏吾未論其世。其爲臣必不忠。夫食君之祿。居君之位。君命一城守之。城亡與亡。君命一軍將之。軍敗與亡。今君命一太子傅。孰與一城一軍。而乃曰非吾事也。自有吾君在其昧人君之義。亂天下之經。可誅矣。先生爲所誤。而有此論。然平日所尊信程范亦抹殺。可異也。况論世民一案。全不向高祖著眼。吾君在上而弑太子。吾父在上而殺長兄。殺少弟。翦六姪。遂迫父奪位。幽之別宮。天理盡滅。大凶極惡。肆行無忌。千古未有如世民之甚者。當日天策府衆俱在必誅不赦。爲亂賊之黨。魏徵尤甚。而後世不能斷此獄。是以明初有朱棣效世民而尤甚焉。噫。乾坤中尙堪有先生此論耶。先生集中乃堪有此論耶。

讀刁文孝用六集八卷評語

李泌陸贄論

評曰吾文孝博極羣書。晝讀夜思。辨道急著述爲業。但高尙其志。經濟未見之當時。讀此可想見其出身立朝本領。

劉晏論

評曰以某觀漢宋元明來。儒未有不腐者。天下事既不能做。又任放其口筆。說壞其必當舉之政。必當用之人。如理財自是周官大學所必舉。腐儒惡聞之。目劉公爲言利之臣。夫利者義之和也。論中不有晏佐軍興。李郭諸公無所施其補浴。快哉言乎。宋人道學輩出一代所欠。智勇兩班孔子所稱達德也。

見一趙次張曰。用之必爲曹操。見一陳文達。又曰。用之必爲曹操。噫。趙家三百年中。袖手靜坐。談天說性。把筆著作者。車載斗量。求一謀國定難如子房。淮陰者固不可得。卽料敵制勝。彷彿孟德。一二者誰乎。惟丞相周葵言於朝曰。天下事吾輩旣不能爲。又忌人爲之。是使天下事皆廢矣。卒之一代文人。誤國。坐此三言。其禍燄流今日而益甚也。吾文孝特拂拭塵埋。而標出劉晏。與不肖別出胡文昭。陳文達爲儒者正派。同一苦心也。讀此論者。誰敢議先生腐。願天下皆去腐見。乾坤幸矣。

張全義論

評曰。循吏民之父母也。德足以長人者。優爲之。忠義天之柱石也。非抱聖賢之骨而饒豪傑之氣者。做不出。亦做不成。魏之王祥。周之范質。何等人品。天下繫望。而皆屈膝事仇。忘其爲賊。曾何足爲全義質乎。噫。文孝殆非爲唐之全義發論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九卷評

宋太祖殺張瓊論

評曰。張瓊一論。先生有君德焉。末責舉朝諸臣未聞一言。先生知臣道焉。而天竟以潛龍老先生。如元輩亦不得附驥尾而千里命也夫。

程蘇論

評曰。先生篤服二程。擬顏曾。而此論責備嚴刻。不遺餘力。可謂不阿所好矣。

吳夷簡論

評曰。呂公與諸君子相冰炭。某未詳其故。然爲宰相而不能包容人才。融銷同異。則得妒賢嫉能之罪也。亦宜至於廢郭后一案。當時已有順父出母之議。先生仍之。元友王法乾稱爲真大臣。其言曰。君臣父子大異。君者天下之義主。爲天下正三綱五常者也。宰相佐天子正綱常者也。郭后既無樛木蠡斯之德。而悍毒至傷帝頸。不廢之不可以爲帝矣。呂公特見出於宋人之上。彼以父母比君后者。不知察於人倫者也。僭附於此。以備參考。

李綱論

評曰。伯紀爲北宋垂亡第一人品。弇州文人。妄肆詆毀。原尺霧不足以障太清。然巧弄文筆。遂使耳食晚輩。因以改觀。得先生此論。滌拭寶鼎復光。然元因重有慨於當時也。以宋世之積弱。當強金之强悍。雖使專任伯紀。竭其心力。恐亦如諸葛之抗魏。嘔盡心血。僅足撐持。况忽予忽奪。動輒掣肘乎。其病皆坐宋代以文字取士。廷無識時致用之才。朝多萋菲黃白之口。曾不得使孤忠安身畢力。爲社稷生民。斡旋數載。則斷喪趙氏家緣子女者。皆當日之王弇州也。又堪後世局外之弇州亂是非乎。噫。甯獨趙氏之伯紀被弇州誣。世之弇州又豈獨斷喪趙氏家緣子女哉。國家科甲之轍不易。道學講著之套不更。吾恐局內局外之弇州。世代有之。世代被斷喪者。正不止趙氏與繼趙者之趙氏傷哉。

張浚論

總評曰。論魏公乎。教後世之爲魏公者也。相臣各書一紙。置諸座右。日三復之。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卷評

重修開元寺寶塔碑記

總評曰。道在心中。言在事外。何文不可作。子瞻佞佛之文。傳笑千古。只因胸中原無吾道爲宰耳。

宗人義田記

評曰。文正吳中義田。作相爲之也。貞惠及文孝父子。以處士惠族。置義田百五十畝。此近世所未聞。文中一片慈惻布護。使人媿汗。其族人世修祭祀。宜哉。

重修秦王廟募疏

評曰。世民天性殘刻。骨肉相傷。而撫下惠民。市德表功。必有干譽百姓處。故廟祀儼然。迄今未厭。文孝挖揚俱本史氏原文。只尉遲恭當高祖在上。弑太子。殺親王。披甲持矛。驚犯至尊。謂之忠義磊落。信乎元不敢以扶同附和評先生文也。

上谷會語引

評曰。此會成於介翁。當時郡中之賢。蓋多預座。其聲氣相投。卽識論不必相合。而不害爲同道者。十卿薦馨也。卽聲氣相左。且識論亦不相合。而亦不害爲同道者。呂聘君文輔管處士青陽也。蓋吾道正於不同處。見其文也。故曰。白鹿一會。朱陸異見。而千古傳之。如此勝會。自宜詳臚其人。並詳錄其辨。更爲

備美。元時方幼少，未與其事。長頗聞之，猶記一款講春秋滕子來朝，文孝依胡傳滕侯爵也。因黨附弒君，遂貶而子之。呂聘君謂滕侯始封爵也，必後王因罪降爲子。孔子不敢奪人侯而子，若爲春秋所不予，或不書某侯某大夫而人之，無奪爵降貶之例。惜此等失記，令後人不見先生度量之大。吾郡名士之多，與吾黨明辨之直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一卷評

進王介祺說

評王介祺常揣摩聖人之心而爲說曰一段曰一部春秋了當於五公數言矣。

總評曰：兩先生揣摩聖心處，皆是自揣摩其心，做得一生。莫道聖人之心未完，自心亦未慊。然僕周旋兩先生之側，莫道完慊處無聖人之分毫，其做功處亦無兩先生之萬一。媿死媿死。

儉約

總評曰：徵君六器約，先生八器約，率用國奢示儉之義。吾黨亦多奉行之，然今天下之趨於奢者，衣食間耳。至於起居進退、日用周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之儀節，則率從苟簡。士君子亦不免焉。僕竊謂宜翻吾子甯儉之案，崇曾子國儉示禮之道，媿僕非其人，又未得如二先生同心立約之友，奈何奈何。

四書首篇約義

評曰：吾存學編之作，只爲二千年紙上有四書五經，口上有四書五經，吾人身家、朝廷、政事、海城、邊疆、

上全不見四書五經也。先生統五經於四書，又統四書於四首篇，分一本而散殊，又合散殊而一本，信口拈來，頭頭是道，卽起周、程、張、朱，而面談對講，不是過也。印之於心，足以自娛，傳之於世，足以悚人，而僕以爲終是紙筆口頭上之四書也。亦猶是周、程、張、朱之能事也。先生斬服報未立朝之端皇，則學明其臣之德而修其臣之身，是卽率其臣之性，是卽時習其臣之學之君子，而身不遺親，義不後君，而不言利者矣。置義田，嚴城守，送難婦，終操守，是卽敦睦九族，平章百姓，明明德於天下，合天人而時習乎位育，體仁義而不以利爲利矣。尙猶是紙筆口頭之四書也哉。僕以編存學，先生以身存學者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二卷評

性善一則

評曰：講性善，拋卻氣質靜敬話頭，其全生全歸者，專要救濟乾坤兄弟，不得手，退而從事言有教六語，自全其性，卻仍想著萬世兄弟，不肯獨善，元雖父事先生，第謂是宋儒後身耳。此一則便加程朱一籌。

朱陸三則

評曰：予初從陸王入手，繼見性理周、程、張、朱之書，又交先生，遂專主程朱，莫謂聞詆毀伊、川、晦、庵者，怫然怒，但聞朱、陸互有長短者，亦怫然怒，嘗稱周公眞聖人，朱文公眞聖人，不惟舉諸口，亦已筆之書，迨讀朱子語錄，有云：江西頓悟，同甫事功，斷卻兩路，方可入道，遂疑二子必是異端。此時雖有以二家書進者，必擯而不觀矣。惟戊申遭喪後，忽覺程朱非孔子正派，始思二家書，以朱學大行，二家高閣，求

之十餘年。得象山全集於陳太守家。得龍川集於蕭扶溝家。乃知趙氏運中學術。原有此三派。皆非周孔舊道也。然使文達之學。行雖不免雜霸。而三代蒼生。或小有幸。不幸陸朱並行。交代興衰。遂使學術如此。世道如此。是以僕心大懼。不得已著存學一編。效諍論於兩派諸先生。將就正於我文孝。不幸捐館矣。讀此一則。尊聞行知。其篤信守死可敬也。元未敢以爲非。姑參一議於此。與有志於道者共商之。詳存學編。

堯典六則

評曰。著眼欽字。方謂知書。不著眼。則讀書終不謂之知書也。著力欽字。方謂學書。不著力。則知書終不謂之學書也。然則四書五經皆有著眼處。人人口頭想能言之。著力者誰哉。故曰。孔門之學亡矣。

舜典七則

評人之性。於是盡矣。一段曰。方敘帝政。忽出人之性盡矣一句。則先生之見性。獨有會心。知此則予之三存編。皆可以不作。

總評曰。今天下讀書者。固見二典。卽不讀書。未有不讀孟子者。獨不思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道也。不外三事。六府九功九歌。咸不外是。卽命官命之爲此。詔牧詔之治此。盡人之性。盡物性。先生謂居然有治天下全局在胸中者。舍三事。六府。何以哉。西漢而後。不賊民者鮮矣。

春王正月八則

總評曰。先生此作。先獲我心者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二語。元謂古聖人制歷明時。天王頒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告而尊行者。行其欽若之事。授時之政也。後世純用小術。敷衍干支行宿之文。加以建滿平收之妄。徒視爲卜吉之書。而歷之本義亡矣。尙曰法孔子行夏時也。謬矣。一部春秋。是孔子借二四十年事。自譜爲東周手段。世儒全未夢及。先生謂舉平日所講求一一見諸行事。此二者真先我見到矣。發我所未及者二。元自少未治春秋。憑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深切著明二語。知春秋非世儒所論耳。見以天自處。口代天言。身代天工。不覺喜躍。至天子之居乘衣服。食器。莫不以時異。更嘆古聖欽若周詳。不但行政教民仰法天時也。喜聞所未聞。此發元所未及也。但孔子改時不改月一語。恐未然。孔子時月俱不敢改也。行夏之時一語。因是顏子王佐之才。問爲邦。故將損益因革。兼統四代制作。與之參酌。謂應運而興。作君作相。當如是治世耳。豈當姬姓爲王。天命未改。夫子遂敢生今反古。用夏時乎。且經明言春王正月。顯是周天王之時之月。從周之素願。尊周之苦心。烏得分毫自用乎。况夏時是以寅卯辰三月爲春。巳午未三月爲夏。若以夏時冠周月。則止有春三月。又焉得有春正月。春二月乎。止有夏六月。又焉得夏四月五月乎。秋冬不當俱紊乎。今四時十二月通無異時。傳明言春正月。日南至。確乎時月皆周。而先生泥宋儒之夢解。或未之思乎。

穆息生問儒者諱言武備否

評曰：兵學恐非先生所長。故答中亂引經語，未見一棒一痕，一拍一血之意。

希聖堂學規

評卽先儒所謂氣質好而百事皆當也一段。曰：氣質好而百事皆當，正宜擴充葆攝。我本來氣質，乃宋儒以爲有惡，何也。

人論 申戊

太極肇陰陽，陰陽生五行，陰陽五行之清焉者氣也，濁焉者形也。氣皆天也，形皆地也。有天中之地，若山樹出地上入氣中，及星隕皆成石，日月星辰皆出地下是也。有地中之天，若穴井泉脈入地下，通形中，及蒸蒸成雲霧發生草木者是也。天地交通變化而生萬物，飛潛動植之族，不可勝辨，形象運用之巧，不可勝窮，莫非天地之自然也。凡主生者皆曰男，主成者皆曰女，妙合而凝，則又生生不已焉。其生也，氣卽天氣，形卽地形，其爲生也，皆納天氣，食地形。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父母者，傳天地之化者也。而人則獨得天地之全，爲萬物之秀也。得全於天地，斯異於萬物而獨貴。惟秀於萬物，斯役使萬物而獨靈。獨貴於萬物而得全於天地，則無虧欠於天地。是謂天地之肖子。獨靈於萬物而爲秀於天地，則有功勞於天地。是謂天地之孝子。何言乎肖子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兩目象日月，股肱胸臂象山嶽，五臟象五行，腸胃勝胱經絡象江河大海，徧體小孔象星辰，鬚髭毛髮象草木，三百六十骨節象三百六十度數，十二經絡象天地十二運會。是謂形象。飛者遊空，近天之運，而羽毛不坐，不肖地之靜。潛者鱗介不陸，亦不肖地也。

植者踏土。近地之甯。而枝葉不行。不肖天之動。動者蟲獸不立。亦不肖天也。惟人則兩手遊空。似飛。象天運也。兩足踏實。似植。象地甯也。宮室舟楫。可陸亦可水也。且魚遊水。人遊氣。是亦潛也。坐臥起趨。可伏亦可立也。且毛不裸。裸不毛。人則亦毛亦裸。是亦動也。至於寤寐。象晝夜。喜怒。象春秋。作息。象冬夏。聲音。象雷霆。氣液。象風雨。呼吸。象潮汐。長育男女。造製百工。象化生萬物。是謂用肖。人君立君綱。能爲天下主。則爲一世之天地。人父盡父綱。能爲一家主。則爲一家之天地。人夫振夫綱。能爲一室主。則爲一室之天地。人而仁。則慈愛。惠物。見之於倫。爲父子親也。配德於天地之元。人而義。則方正。處事。見之於倫。爲君臣義也。配德於天地之利。人而禮。則辭讓。居心。見之於倫。長幼。敘也。配德於天地之亨。人而智。則是非不迷。見之於倫。夫婦。別也。配德於天地之貞。人而信。則至誠。無妄。見之於倫。朋友。信也。配德於天地之太極。是謂理肖。故曰。人者。天地之肖子也。何言乎孝子也。種樹稼穡。修築宮室。灌溉園池。以增潤地形。飲食其母也。燔柴焚積。薰香蒸物。釀酒揚湯。使氣臭上騰。以宣濡天氣。飲食其父也。至於方澤祀示。園丘祭郊。埋壁焚脂。太牢少牢。玉瓊纁幣。封山告瀆。賓春餞秋。此尤其大奉甘旨。而平常菽水不足言矣。是謂養口體之孝。天命五德。奉持不失。富貴貧賤。安而受之。夙夜寤寐。時存惕若。災苦禍殛。勞而不怨。民胞物與。友于得所。五禮以致中。善敬親也。六樂以導和。善承歡也。是謂養心志之孝。鴻蒙未闢。文而明之。洪水汎濫。掘而疏之。氣數阨在。繼體揖讓。以化之。族類暴於殘賊。放伐以救之。乾坤豐贖。木鐸以醒之。禽獸鬻爭。好辨以熄之。小而楮鞭草木。以宣陽。日食伐鼓。以攻陰。迅雷風烈。必變。冬燃火。夏藏冰。凡可燮理者。無不爲之。是謂

養疾調劑。諭親於道之孝。繼天立極。肇修人紀。迄今不謂之洪荒時也。名之曰三皇之世。開物成務。平地成天。迄今不謂之文明漸開時也。名之曰五帝之世。禮明樂備。質文互尚。迄今不謂之世運亨泰時也。名之曰三王之世。王綱解紐。亂賊接迹。筆削以誅之。迄今不謂之五霸疊興時也。名之曰春秋之世。是天地反因人而著號。謂之顯親揚名之孝。故曰人者天地之孝子也。其肖乎天地者。人之全體也。其孝乎天地者。人之大用也。故人並天地而稱三才。其尊出萬物之上。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靈異萬物之蠢。故曰人爲萬物之靈。其中異萬物之偏。故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一體不全則爲不肖。一用不大則爲不孝。是故人而無目。猶天地無日月也。人而傷手足。猶山崩嶽陷也。是謂天地殘患之子。人而不仁。是自斬其生機也。人而不義。是自塞其行路也。是謂天地暴棄之子。諸不能全其人體者。視此也。人而好名。是瞞父母而賣好於家人也。人而好利。是剝父母兄弟而竊肥於私室也。是謂天地好巧之子。人而好殺無辜。是屠戮其兄弟也。人而好淫非類。是奸污其姊妹也。是謂天地亂賊之子。諸不能大其用者。視此也。故不肖天地非人也。不孝天地非人也。人之義大矣哉。昔者蒼頡造字。臣道也。北面而書之。第一畫ノ。自東北而西南。第二畫ㄣ。自西北而東南。明乎其橫塞宇宙也。其形象頭頂天。兩足踏地。明乎其頂天立地也。其音上下齒對而舌適舐之。明乎其與天地參也。六書之法。蓋兼象形會意也。雖然。生人之義。雖同。生人之方。各異。東西南北。地異而形聲各異。至於四海之外。則更異。智愚醜美。稟殊而心貌亦殊。至於習染之深。則更殊。以至富貴貧賤。苦樂壽夭。萬有之不齊。凡皆二氣五行參差錯代之所爲。而不可強也。而人之自爲則

不。以。是。拘。焉。有。爲。一。人。之。人。有。爲。十。人。之。人。有。爲。百。人。之。人。有。爲。千。人。之。人。有。爲。萬。人。之。人。有。爲。一。室。之。人。有。爲。一。家。之。人。有。爲。一。鄉。之。人。有。爲。一。國。之。人。有。爲。天。下。之。人。有。爲。一。時。之。人。有。爲。百。年。之。人。有。爲。千。年。之。人。有。爲。萬。年。之。人。有。爲。同。天。地。不。朽。之。人。然。則。爲。之。者。願。爲。何。許。人。也。哉。

雷將軍論 丁未

史之難讀也久矣。古人有至高之行。或以不際虞夏之隆而莫著者有之。古人有至大之德。或以不得顏閔之人而莫表者有之。古人有得於天者厚。養於人者深。而偶於一事露其端者有之。古人有定靜之體。而勢臨至險。疑於癡愚之似者有之。古人有具大儒之品。而時際艱危。儕於武夫之列者有之。古人有一端足以測其生平。而晦於上我者之名。混於同我者之節。且誣於奸人。賊子。若譽而實不知之語。令讀史者遂因以爲然。而不更設身處地。以想其氣象。窺其中藏。乃至幽德卒莫闡者。又有之。凡此者皆不足以蔽我。而獨進身於當時。置身於覲面。直見古人之所至。此讀史之所以難也。吾讀史至唐雷將軍。卽將萬春守雍邱。爲睢陽將軍。使城上與賊潮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賊疑爲木偶。人聞之大驚。未常不異其事。然亦未能免前所言數者之蔽也。旣而館辛與靜坐監諸弟子爲文。思程子靜坐如泥塑人。接人待物則一團和氣。忽憶將軍中六矢不動事。噫。將軍之天定矣哉。弧矢之威不劫。英毅之氣不奪。非有至高之行者能之乎。利刃累加而不驚。血肉叢創而不懼。非有至大之德者能之乎。此非所謂得於天者厚。養於人者深乎。此非所謂定靜之體。大儒之品乎。吾竊於一端而測其生平矣。第以生不逢二帝三王之

世既無聖君相旌異於上。又身未同三千七十之門。無善言德行者推崇於下。是以莫傳則漸隱。莫表則漸疑。疑一端不足以信人也。疑武夫不足過求也。疑一矢當避。至再至三。未有不避者。况六之而不動。亦癡愚之甚矣。不知夷齊之讓國餓死二事耳。而孔孟爲之闡揚者。德何多也。子路結纓一勇耳。而程子以爲可以堯舜。許何侈也。且安史肆凶。兩京不守。天子蒙塵。此孔子備司馬周公乘東鉞時也。烏在其不爲武夫。逆豎臨墮。益兵相迫。城衆共瞻。一爲轉動。遂至瓦解。烏在其六矢十矢也。蓋鎮靜勃怒之氣交。而飛礮雨至。若無有矣。噫。將軍之天定矣哉。然而卒莫傳表者。何也。晦於上我者之名也。睢陽望隆千古。德震一時。人不以爲將軍之事。睢陽之約束制之。則以將軍之心。睢陽之忠義激之也。是以於將軍不暇深求也。混於同我者之節也。南霽雲求救臨淮。進明不許。雲曰。大夫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義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雲旣不能達主將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噫。忠而烈矣。人以爲雷亦猶南忠義所激耳。是以於將軍不暇更詳也。誣於奸賊若譽而實不知之語也。令狐潮謂睢陽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人以爲信守軍令。極危而不叛法亦難矣。是以更不設身處地。想其氣象。窺其中藏也。嗟乎。激勸於人而爲善者。非眞爲善者也。或勃發倉卒之間。或徇理平常之日。面何地。矢何兵。可以激勸而六受也。六受之而不動也。南將軍齧指烈矣。義恨交迫而爲之也。假令齧一齧二。或三。非義恨交迫所能爲矣。胡然而六也。胡然六之而不動也。至於守軍令之說。尤爲不情矣。利刃及身。雖父不能保其子。君不能制其臣。卽軍法威之。孫吳復出不去信地已多矣。安得毫芒不動。使賊疑爲木偶人乎。定矣哉。雷將軍之天也。吾

於一端見其生平矣。而因流連於當日共事諸公焉。張得聖人之忠者也。許得聖人之讓者也。南得聖人之勇者。將軍得聖人之養。定之極靜之至者也。運斤成風。去面泥而不瞬。固方外寓言而不足擬之。如將軍者。儻得遊孔子之門。造就至德。其爲堯舜也必易易矣。

韓會狀論

康熙壬子秋榜發。南人韓葵入北監中式。鑿於熟輒庸蕞之習者見輒譁之。甚則睨置不齒。某不業八股學者。十九春秋矣。偶於友人齋中見之。大快。批其首藝云。人惟自小其人。只隨行逐隊。作俗常人。人惟自小其文。只隨行逐隊。作俗常文。曰。非此無以悅時目。取青紫。不知科名有命。傍人口吻。未必果得。獨出胸臆。未必果不得也。觀韓之中式。足覘矣。然吾不難韓之才。難司衡者之識韓也。尤難其師友竟使之成韓也。不然。雖有韓才。孰識之。雖欲識之。恐狂國之鍼艾久狂。其韓安所得韓之才而識之。批其次藝云。字字精確。性理皆當。闢倒。又批幾得古聖制作本意。痛快淋漓。又批認性教遠過宋儒。超出性理百家。諸子之上。而獨得二千年孔孟不傳之祕。千古文也。不特天下文。三藝原評經傳入其手。化爲英靈光怪。予駁云。亦英。亦靈。亦光。吾未見其怪也。是猶兩手足人入半身國。人怪之。不知人固兩手足。非怪也。惟於稷教稼歲。月當同。禹八年。則如子瞻皋殺堯。宥臆想之不必者。亦不敢阿所好也。或曰。向此公在摩勘例。幾離禍。予曰。甚矣。磨勘者之妄也。我無才。天下尙有才。未可屈天下之才。皆如我無才。乃爲才也。我無學。天下尙有學。未可屈天下之學。皆如我無學。斯爲學也。今會試嚮邇。韓必元會。又將勘大主裁乎。廷試韓必元

殿。又將勘縣官乎。既三月。或告子曰。子真冰鏡目。韓果元會。且元殿矣。韓以江南童入北監。至此。子曰。噫。以韓之文。不得一尾江南籍。非不諧一方時好乎。以韓之才。豈容遽者。非屢獻屢別。不得於江南。始思逞於北乎。以韓之才。變調濫竽。甯必不得於南。而遂奮袂北行乎。非自信我之爲是。方將以挽天下東泛之波。而必不屑褰裳就乎。於今且會狀矣。天下之文士。其孰敢更譁之。更睨置之。更不齒之也。必且揣摩求肖。從韓一變矣。因憶退之云。愈之爲文。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卒之文起。八代之衰者退之也。夫變一世之文者。必不隨一世之文。而一世之文風。乃自我變矣。起八代之衰者。必不隨八代之文。而八代之文風。乃自我起矣。爲文之道。明驗於二韓如此。况於爲人乎。我爲轉一世之人。必不爲一世之人所轉。我爲轉數世之人。必不爲數世之人所轉。是猶提昇者然。我踞於物之上。始能提其物。我立於物之外。始能昇其物。使我比於物。入於物。而能提且昇者。未之有也。陽明先生卓載器樓載桌。地又載樓之喻。旨哉教之矣。會狀與某南北不同地。顯微不同塗。習業不同調。不惟無交臂對壘之私。並無所爲欣羨瞻仰者。第惡夫世之爲文。先自小。爲人先自小者。特標會狀以爲勸。且以自礪。儻吾世而有自信其爲人如會狀之爲文者。則鼓舞一世而起。孔孟以後十二代之衰學有望。某願奉几杖以從。

廣羽父弑隱公論 丁未

東萊之憾隱公者。以爲必有貪慕顧惜之形。召羽父之言。夫伐國不問仁人。况對兄而顯言刃其弟乎。此匹夫之前所不敢啓齒。而况千乘之主乎。此敵國讎隙所不得相勸。而况以人臣於吾君。况於慈弟之君。

而容以此言請乎。則先生之議情理然也。至於索瘢於將之一字。謂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予則以爲舍其昧義之最顯最大。而誅其曖昧之隱情。未得斷斯獄之要領。而隱公仍有辭也。何也。桓先君之子。今君之弟。而將來之君也。羽父以人臣而欲殺之。不惟萌之其心。方且出之其口。而公然言之。其欺君無上甚矣。是國賊之不可時刻稽誅者也。爲隱公者聞之。當必艱然震怒。暴其罪於朝。而顯戮之於社。則刑正而義明。桓果長而可君乎。卽告以先君之意。居攝之由。以奉之卽位。猶未可君乎。亦與之同食共處。選正人輔翼之。使之學問以待年。隆以先君世子之禮。小人之邪心不復生。而桓感戴不暇矣。今聞國賊殺弟之言。夷然不少動於中。無怒色。無忿言。僅出爲其少數語。則隱公於其弟亦不甚愛也。假令羽父不告而殺之。當亦不甚惜也。其欲讓之也。特好名之心爲之耳。不惡殺弟之言。殺弟之心也。不從殺弟之言。好名之心也。累於殺弟之心。而失誅殺弟之賊。徒以好名之心與殺弟之心交。而成殺身之禍。此隱公所以及焉氏也。故吾以爲投機之會。在羽父之誅不誅。而不在一言之將不將。尤在愛弟之真不真。而不在授位之斷不斷。雖然愛弟之誠。隱公卽愧。而欲終其讓弟之名。則其本心也。嗚呼。天下甯有無其誠而得成其名者哉。九泉之下。應有不誅羽父之悔。

論開書院講學 癸酉

觀王文成公傳。正德十三年四月。至贛開書院講學。喟然曰。此一失。程朱陸王兩派所同也。但一人得志。守司地方。或一人儒名顯著。地方官尊禮。則必建立書院。額其中庭曰講堂。嗟乎。何不曰道院。何不曰學

堂而直以書講名乎。蓋其實不可掩也。亦兩派諸先生迷而不之覺也。試觀堯舜在上而爲君。只舉三事六府。命官詔牧。和而修之。以布施於天下而已。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試觀周公在上而爲相。只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試觀孔子在下而爲師。亦只舉三物與三千人學。而時習之。以修齊以待用而已。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經書乃記三事三物之簿籍耳。其有不廢講。則學事學物有不明。乃用講辨耳。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不學何講哉。學習躬行。經濟吾儒本業也。舍此而書云書云。講云講云。宋明之儒也。非唐虞三代之儒也。然則今日者。講之不學。是吾憂矣。

習齋記餘卷七

曲阜祭孔子文

自夫子奠楹於今二千一百五十有二年矣。孰不謂祁、姚、儒而帝、姒、子、姬、儒而王、皋、伊、傅、周、儒而相。惟夫子儒而師。天不欲累子以一代之憂勞。而縱子於千古之開繼哉。某竊謂脂轄栖栖。目絲鱗鱗。至見者歎其纍纍。子之蘊結於斯人者。可謂戚矣。不躋吾子於機樞。使祁、姚、諸聖之澤不獲再沛於乾坤。不惟吾子之不幸。亦祁、姚、諸聖所共憫也。雖吾子不怨有素。當不仰嗟運數。而不謂天之窮吾子不可也。顧以咏歌慶祝神心。得無傷乎。又孰不謂敕贈王公。羣祝師聖。京省府縣遐荒之地。罔不廟貌巍煥。獻舞牲幣。厥有常例。吾子既尊哉。配哲在側。七十雲從。後世又益之公、羊、后、蒼。以下至周、程、邵、朱、薛、陳、胡、王。各派縣連動百十計。吾子徒益衆哉。注解讀講。立院建壇。家擘喔。人佔畢。啓口詩書。拈筆文墨。吾子道孔明哉。某竊非盈世尊夫子之名。而未尊夫子之實也。盈世號夫子之徒。而夫子未受一徒也。盈世明夫子之道。而夫子之道久亡也。夫子志爲東周者也。教及門。禮樂兵農。所以爲東周者也。卽所以祖述府事。憲章三物者也。誠使六府修。三事舉。朝登明備。戶有絃歌。世進唐虞。尊夫子於堯舜矣。世進三代。尊夫子於禹湯文武矣。於是飭贈師祝。廟祀諸典備舉。而夫子尊矣。卽不舉亦未始不尊。如徒尊無實之名。夫子其尊焉。未也。夫子一身備府物之謂學。進三千身於府物之謂教。誠使學夫子之學而行夫子之教。處可以師鄉里。傳

後世出可以定康阜。奏平成。隔世如同時。千載如一堂矣。於是生而北面神主。死而從祀廟廷。夫子徒矣。卽不爾。亦夫子徒。如棄學教之實。而徒學夫子六十餘載。道不行後不得已之刪述。著集讀講。雖墜天花。舞頑石。終漢儒之徒也。棄性道之作用。而妄希夫不可聞之性道。談心辨理。或靜坐主敬。或直捷頓悟。或並本來之氣質而惡之。雖粗文以經書之言。粗視以義理之行。終釋老之徒也。卽自負吾夫子之徒矣。羣推彼夫子之徒矣。夫子其受焉未也。異端之精。在於禪寂覺悟。但彷彿其鏡花水月者。可以當之。異端之粗。在於誦經焚香。但頗通於說偈合掌者。可以充之。夫子之道。內必驗之身家。外必徵之平治。不可以僞爲冒認者也。誠使家尊夫子之道。人盡夫子之徒。吾人有真學術。斯民蒙真教養。問世之外。子臣弟友。而言道者無有。問世之外。兵農禮樂。而言學者無有。將夫子所以承接於二帝三王者。燦然如日麗中天焉。於是注解讀講。立院建壇。啓口詩書。拈筆文墨。夫子之道明矣。卽不爾。夫子之道亦明。如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出身者八股文章。從祀者幾卷語錄。求德藝兼優。明親交致者。曠代不覩一人。求五倫克敦六行備善者。百里不見一戶。環視夫滅絕人物。侈談地獄。大言仙府。上惑朝廷宗廟。下蠱里巷衽席。爲生民蛇虺爲吾道寇讎者。方鼎峙兩間。日新月盛。而不可撲逐。如是而曰夫子之道明矣。夫子之道其明焉未也。某抱憾於此舊矣。媿質性庸劣。未能學夫子之萬一。其如夫子之道何。其如夫子道之賊何。私相計議。生不當夫子之時。既不得進身門下之末。或如史遷所云。驅車東魯。拜其佩劍琴書。而足履聖人之地。目眺葬聖人之野。觀夫子偕及門遊息遺蹤。庶幾有感而興。未可知也。伏惟鑒享。

季秋祭孔子文 王子

惟神誕生周季。以一身立極於天地。帝王古今民物中。律天時。非徒以文也。而一身之仕止久速。皆天時也。襲水土。非徒以文也。而一身之時行物生。皆水土也。祖堯舜。憲文武。非徒以文也。其一身之府事行藝。皆堯舜文武也。故以身教及門。而七十子皆幾備。夫子之身。三千人亦分肖。夫子之身。以身示天下。庶周列辟卿士大夫。行路杖耒耜者。皆歎息仰慕。醉心夫子之身。以身範萬世。則學夫子之身者。即學堯舜文武者也。即保民物輔相天地者也。而天地以泰。帝王以盛。民物以治。不學夫子之身者。即叛帝王。賊民物。得罪天地者也。而天地以否。帝王以衰。民物以亂。故學夫子之周遊。非學夫子者也。使當日魯侯用之。宰治一國。或周天王聘之。儀型天下。夫子之身固不周遊也。學夫子之刪定纂輯。非學夫子者也。使當日周遊而有所遇合。於身親見之。夫子固不刪定纂輯也。故周遊爲夫子之不得已。刪述尤夫子之大不得已也。蘇張者流。舍夫子爲學爲教之身。而學其不得已。實學不至。徒禍天下。兩漢以及趙宋諸儒。舍夫子爲學爲教之身。而學其大不得已。實學不至。徒長浮文。故學夫子不得已之身。非學夫子者也。况違夫子之學。習其身不親禮樂射御。託名靜敬。或稱頓悟。以自文。其安逸怠惰者乎。况叛夫子庸德之教。而滅絕人倫。虛無其身。空寂其身者乎。其叛帝王。賊民物。得罪天地。又何如也。元生也。晚既不得事夫子於洙泗。而見夫子之身而學之。又不得上如七十子。下如三千人。學夫子之身者。而私淑之。悵望於二千載後。學夫子之身者。何寥寥也。童時惑於世俗。蕩踰爲非。嘗甚羨叛夫子之道教。而得罪天地者。欲學之。弱冠後。又羨

乎違學習而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者力學之。設夫子主如家齋，奉如父母，出告反面，朔望令節必拜。既而悟夫子之道在夫子之身也。學者學夫子之身也。故曰躬行君子。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爲道。則知以氣質爲雜惡，以無善無惡爲心體者，非夫子之性道也。離去六藝而求明理，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或直捷頓悟者，非夫子之學也。遂盡棄其學而從吾夫子之所謂博文約禮者，六藝全文雖不可考，而必勉學其一二三千三百，雖不敢知，而亦一二勉行其粗迹。於是講習祭義而知事夫子如親之喪也。年來不敢煩瀆矣。又以古禮祭外神祭祖考皆有定時，而難於祀吾夫子之時，竊惟三皇五帝如天地之春也，三王如天地之夏也，夫子則如秋而近冬矣。皇帝之道如蕃類之甲而苗也，三王之道如蕃類之茂稼堂堂也，夫子之道則如結實而收矣。故謹擇於季秋，聊具不腆，用於神位，而深恨知學之已晚，志氣之已衰，懼躬行不逮，不足以副成性成學所言，則未必能發明聖道以挽回乎狂瀾，而反乘危蹈險，罹朱季友之罪狀以作神羞，未可知也。所望左右上帝，啓牖下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則元庶其幸免矣。是說也，惴惴乎恐夫子之不果降也。又殷殷然望夫子之或臨也。伏惟尙享。

季秋同李剛主祭孔子文 辛酉

某擇時恭祀夫子於茲季秋有年矣。媿學力弗至，習功弗熟，未能光大吾夫子之道。徒耿耿子立時，或一纖悅機，自玩六藝之粗，獨娛三存之義，竊疑狂夫妄作，未敢自信。果有當於吾子之道否也。不意賴吾子之靈，陰佑此道，默啓同心。有齋人李堪深慕吾子聖道，姑借某爲餼羊之存，肯共學習。吾子所謂邇來之

樂。某乃聊咀餘味矣。茲者同具不腆。上瀆神位。或在天之神。亦輒然少慰。加進一觴乎。竊有願者。斯世斯民。於何其底。謂吾子不默轉潛移焉。某不敢知。謂吾子已默轉潛移焉。某不敢知。惟祈左右上帝。啓掖升泰。廣躋英豪。聖道重光。某等之幸也。生民之福也。諒亦神之志也。伏惟尙享。

季秋祭孔子文 癸亥

某恭祀夫子於季秋有年矣。媿志弱力薄。學德不進。自戊徂亥。又多過愆。曾何敢仰邀聖顧。念素無明德之馨。嘗蒙昭格之惠。茲者時序遷流。爰及菊月。聊陳蔬設。敬修歲事。所啓者佛氏之害。已千餘年。滅倫傷化。真生民之寇屠。吾道之蝨蠱。某不度德力。依吾子之聖靈。新著明太祖佛贊。解喚迷途。合舊作誅佛論集。爲存人編。將爲天地掃蕩妖氛。以救生民。冀聖道伏望在天垂鑒。而佑行之。尙享。

率王源釋奠孔子文

元不自度。妄期明行夫子之道於萬一。媿學之弗勤。年六十有九。而德不加進。道猶未大明也。賴夫子之靈。啓牖志士。今大興王源。素亦矢心蒼赤。過聽虛聲。委贄從遊。願我夫子默相上帝。陰佑斯人。使其成德也。勃然其興行也。赫然得效。片績於乾坤。斯民之幸也。亦斯道之幸也。伏惟鑒鑒。

季秋祭孔子祝 壬午

歲壬午矣。元六十八矣。身任夫子之道而未獲光昌。心慕夫子之道而未能習行也。嚮六月十四日一疾垂死。不幾負上天篤生。玷夫子默佑耶。賴神之庇。幸而存生。斯道或尙可寸明耶。昨初三日。河南歸德府

周璣字琨來。妄聞妄信。似謂元竊寄聖道一二者。价李熾書來從遊。已率之釋奠聖龕。其人有勇好武。或當斯世之用耶。幸啓牖之。使斯道粗明於南。以啓乾坤之升泰。則元不虛生矣。茲者風清菊芳。素修嘗事時也。聊陳不腆。仰薦馨香。尙其右饗。

季秋祭孔子祝 癸未

歲在癸未矣。某年六十有九矣。不自量。妄志夫子之道四十餘秋矣。曾未寸補於乾坤。奄忽老矣。夙夜自檢。德無少積。功無少濟。而衰惰日甚。尤悔日加。家子弟及聞虛名而來者。復不能成。乃德長乃才。抱慚滋殷。幸故友李晦夫。叔子培克。自振強從元。及其兄學壻。日記逐時自省。改過而遷善焉。於是元門下姪修已。爾儼。及門人李植秀。鍾鏡。因俱鼓舞。各集冊互相糾繩。元亦用自策拂。庶末路無或跌仆。惟祈吾夫子左右上帝之靈。祕啓二三子。使各明其德。各弘其能。俾吾夫子之道行寸於丈。明日於年。使元於兩大中。得比於孟軻。胡瑗。僕隸之末。受錫多矣。伏惟鑒饗。

初至漳南書院釋采孔子祝

維丙子年五月十一日。丙寅。保定府博野縣奉教弟子某。謹以庶饜清醴。敬修釋采之儀。昭告於我至聖先師孔子之神前曰。茲廣平府肥鄉之屯子堡生員郝文燦。居民楊進文等。公建義學。設師徒之食。田百畝。亦奉當事之憲令。如他鄉例事耳。文燦則不欲以他鄉例事視此學。將欲明道淑俗。振吾夫子之道於萬一。聞名卿巨儒。輒求扁額對聯。以務表異此學。於以鼓興師生之氣。而使之卓大其志。是以題表者甚

多而故刑部侍郎許三禮以大儒顯當世也。題曰漳南書院。今天下之爲書院者四。曰關中。曰嵩陽。曰上蔡。曰汴梁。而許公儼然進此學而五之矣。是以文燦重其事。而必再三禮聘致某於五百里外。某懼負此名。並負文燦意也。今諸生郝也魯。苗尙信等七人束脩而來。並從某來者。鍾錢重光。爰舉釋奠。率之拜見於先師。謹始也。尙其啓牖愚衷。使羣蒙之學德日新。或彷彿吾夫子闕里之一二。則某或幸告無罪也。伏惟尙饗。

祭祁陽刁文孝文己酉

嗚呼。先生固明季孝廉也。耿耿丹心。挺挺勁節。當有史氏錄之。然斬衰服報亡國主。士籍矢不二操。護遺髮來監司之詈。拒寶輿致州牧之訐。烈哉志乎。危哉身乎。蓋前古紀傳中所未聞也。以之廉頑立懦。後世必有聞風勃發者矣。况訓纂著作。終日孜孜。翼註有集。斯文有統。潛室有記。辨道有錄。用六有集。周易有酌。典謨二南有大意。博矣哉。先生之學乎。某方沐浴其一二而未見其全也。中心如結。將策蹇拜几。用竭愚識。上下辨難。庶其開我蒙惑。而亦借以少佐下風。求無遺議於來禋。斯不負與大君子交也。奈何丙午。構訟專召下及某。初不識先生。何以得戾於世。旣辭以不敢。望景伯而方命。丁未以親老缺養。硯食辛里。復未得進足貴齋。戊申寅月末旬。得太夫人哀問。不勝感楚。擬卯月八日奔弔。而先祖妣以六日疾作。中旬告終。平生不孝之罪。一無可贖。惟勉盡喪禮。少輕惡戾之萬一。而台使三至。持嚴命道病狀甚劇。某聞之益加悲慘。不但制於喪次咫尺難離。而倚杖之身。亦不能越境效診也。心之西鄉無聊何如哉。客月望

日釋服。風聞先生捐館矣。跌足拊胸。呼吁哀愴。噫先生其信卒耶。不幸蠅染於世人者。不可復補耶。所未訂證確妥者。不可復商耶。某之蒙禮遇承教誨者。何由圖報耶。嗚呼戚矣。余之悲矣。媿非徐孺。尙能一雞匍匐臨哭。元伯有知。嗚呼先生。今已脫世反元。其於習俗之痼蔽。固毫不足羈。卽學術之故窠。胸臆之成見。舉歸於虛明之神鑒矣。尙於吾道有以陰佑而昌明之乎。尙享。

祭友人王五修文乙卯

某之交兄。屈指十有七年矣。於山廠戶部毀衙。得覲德光。以慰積慕。某之有友。自兄始矣。開元再聚。並觀令弟偉範。而懽敘之餘。遂得聞五公山人之賢。迄今辱知交者。亦自兄始也。前歲令慈大故。窘於貧。不能親攜。雞置於墓頭。而弔書竟亦沈閣。可憾何如哉。幸而客秋易水一晤。知在瀛郡副鎮師館。雖牽試事。未獲徹晝通宵。相道闊衷。然因素知副鎮之真樸。又見二高弟辭氣舉止。亦竊幸兄得其處矣。今月廿三日。有客自瀛城來者。告某曰。孔府師新安人也。乘馬旋里。至三十里。驚墜不祿。某大駭。叩其詳。客曰。昇還瀛城。過子門。形貌頎偉。面薄白血。淋淋耳竅出也。某頓足痛曰。噫。尋樂子已矣。旋復疑之。然歟。否歟。傳言未必果也。再叩之。客曰。聞其人六子。柩發之日。引紼者濟濟。惟一老翁哭送大慟。相傳卽相公厚友王介祺先生也。某復頓足痛曰。爲吾友介翁石交者。非五修其誰乎。介翁非五修之爲慟而誰爲乎。噫。尋樂子果已矣。天運否塞。吾道式微。大河以北。吾屬聲氣相關者。曾有幾人。刁文孝。張石卿。張石室。相繼舍我。今兄又逝。天其終窮吾道乎。何爲其忌才至此也。令師徵君先生。耄期暮景。倚兄爲顏淵。不意先師而卒。竟

作顏淵矣。近百之老聞之。將何堪乎。介翁及僕生爲天絕。客以人倫。君臣才限。不能強矣。父子兄弟何忍言乎。所恃者二三知己。歌伐木。占斷金。差足自壯。不謂如兄者而竟相舍也。介翁烏得不痛。某烏得不傷哉。尤堪悲者。愛弟大君。曾未得握手一訣。膝下諸郎。曾未得繞榻一視。弱女幼孫。曾未得含淚一撫。忍爾哲人。喪於狂鷲之暴騁矣。天乎。何其歸我賢友之太毒也。中心如刺。倏乎默癡。倏乎倉皇。悲咽無聊。某殆不能自狀。媿不能素車白馬奔臨元伯之塚也。卽行齋戒。結思踰兩日夜。敬陳蔬醴。設主習齋。伏地號鳴。吾兄有靈。尙鑒茲哉。

祭壯譽王義士文 甲子

嗚乎。陽九之際。乾坤尙賴有翁哉。今日之天胡不弔。而促翁逝哉。當闖禍之炎赫也。起三秦。盛河南。浸淫徧天下。如疾風之掃葉。如巨浪之摧圮。我三輔諸君子。獨標勁節。若張吏部。死守上谷。若張進士。羅輔殺賊無數。若義豐。刁文孝。斬衰奉大行主。若常山。張石史。丁僞擢而碎敕。大罵若張石。卿館清揚。以諸生掛冠。若趙潤白。以童子潔志。其他節比幼安。心擬思肖者。指不勝屈。然或力敵於僭僞之前。或守志於革鼎之後。至賊成儼然僞帝。九有在握。而求其髮指皆裂。提一旅之師。復大仇。問賊軍者。先生一家而已。當端皇之殉社稷也。先生樹二旗於門曰。誅賊報國。仗義復讎。有願爲大行皇帝復讎者。聚此旗下。集義衆千人。破賊城。發賊庫。捉賊官。亦可謂奪賊之氣矣。行檄海內云。生成佐命勳。生固榮耀。死作忠義鬼。死亦芬芳。志可謂強矣。惜賊已遁。未得親梟其首。祭告先皇耳。某嚮與同人議。上私謚勝敵。志強曰壯。武而不遂。

曰壯。或有當乎。已而怨家誣告。致令先子伯兄壁碎燕市。亦其慘矣。猶幸朱郡守黃道監辨章。上請白先生家忠義。蒙旨仍收新庠。給還勳沒。則翁家可脫然無事矣。自是而峨冠古服。深山高蹈。詩文膾炙人口。記述富踰五車。剛主配諡。狀古述今。曰譽宜其然矣。其質性孤戾。最少可人。一謁先生於鄆口。再弔於雙峯。又數叩於瀛郡。亦蒙先生累顧。救止春風淑氣。化我乖稜。巨量闊懷。蕩我褊隔。偉識雄略。啓我庸頑。使固陋之子。不容不心折也。刁文孝捐客。石卿公儀棄世。某所敬佩。倚望如師如父者。獨先生一人。氣數賴以維持。士風賴以砥柱。後進賴以裁成者。亦惟先生一人。嗚乎。天胡不弔。而促之逝哉。媿茲不腆。匍匐哭臨。聞先生之卒。睜目張口。尙有餘銜也。神其容已乎。伏惟尙享。

公奠李隱君諡孝愨先生文 癸亥

嗚乎。運流陽九。吾道式微。求其儕身儒林。而不汲汲名利者。蓋百里不見一人。求其潛心經史。而孝弟敦行。端方持己者。且千里不見一人。求其從事學問。而不腐。終身靜養。而志豪。脫乎宋明頭巾故套者。幾曠代不見一人矣。某等是以傾心於我隱君洞翁也。翁兄弟三人。俱以文著。而翁早歲。卽厭揣摩。不作科甲想。望之莊然。卽之恬然。無遽容無暴語。中具不可一世之氣。而御物無忤。羣衆無奇。邑人士誠不得抑而訾之。亦不得揚而譽之。有闌入齋者。見先生手鈔晦菴綱目。性理大全。踰二十年。寂無人知。乃亟服闋德。若其舞彩椿堂。先意承志。曲體親心。左右色養。真老萊再世。侍疾三月。衣不褻帶。永感之後。年踰五十。篤行喪禮。尤所難及。事令兄葆翁。撫令弟餘翁。上恭下友。出尋常萬萬。有不堪爲俗人道者。不行一不義。不

取一非有。焚邪經以闢異。勵聖修以教子。敦行持己。誰其似之。至若始衰之年。猶率及門。彎弓拈矢。習射不解。以甕牖貧儒。鬻糧三石。妝飾莫邪。豪壯之氣。震耀千古。豈宋明諸儒所得般流者哉。某等方幸蠡邑儒學之立。赤幟也。方幸天下儒學之有正傳也。方幸後此儒學之有準繩。可以救其失而示之式也。豈意泰山之忽頽。梁木之忽顛乎。聞訃驚惶。糾成菲奠。集哭神庭。伏念謚法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翁惟兼之。行見中外曰愨。翁實有焉。某等伏處草澤。雖不得上請於朝。謹依隨文中例。上翁謚曰孝愨先生。神當不以爲溢美受之而弗卻也。翁之長郎安貧樂道。能世翁之家。繼翁之志。且五桂振振。壽享古稀。翁當長往而無憾也。某等則中心刺悼。涕零莫閱。傷哲人之逝也。傷哲人之逝也。哀哉尙享。

祭李孝愨文

某生於世。狂妄特甚。弱冠餘。便棄八股。欲求所謂聖人之道者。求之陸王。求之程朱。不惟不得。而且稜角乖張。得罪執友。取譏鄉邦。良由質性浮薄。不能反身切己。收拾精神。向內著力也。見吾晦夫先生而悅之。亦但知莊重老成。可爲某輕薄砭石耳。一日造齋恭訪。見几上鈔晦菴綱目。至南北朝矣。訝曰。百餘冊書。乃可鈔乎。門人曰。阿師也。鈔性理大全約二十餘年矣。嗟乎。今之學者。才讀數卷書。具一見解。已張皇講說。惟恐人之不我知。先生何潛德不躍至此乎。退而歎曰。先生真闡然日章者。僕其的然小人矣。又一日。恭訪几上小記一冊。中一段云。今者吾壻赴秋闈日也。姻友率攜餞儀。行祖道禮。吾素手臨筵。吾面宜慚。老親嘗憂口衆乏糧。若鬻糧爲禮。親心或盛。甯慚吾面。無感親心。嗟乎。曲體親意。固難及矣。素手餞壻。其

脫俗骨力爲何等耶。某媿學此一端終未能也。然亦但知博洽簡樸已耳。已而一見之。再見之。三見之。則不覺寡默者箴我躁易。方板者化我柔滑。鎮定者藥我遊移。內剛毅而外樸和者。慚我之色厲內荏矣。詩云。德音孔昭。示民不忒。先生不待言語之間。示我者深矣。恨不得委贄門下。日侍几杖。爰書尊姓字於案上。筆筒望見必拱。日對如嚴師。然亦但知德性深沈。氣象悚人已耳。已聞五旬衰老。日習弓矢。壁懸寶劍。時復欲舞。乃知聖賢之骨抱英雄之氣。迥非宋明間人物矣。某益景佩不能自己。凡新歲拜高堂。師長畢。必謁先生。所謂以父道事之者也。近歲佳郎訪某於金玉師齋。問道。某辭曰。尊大人真儒也。歸而求之。有餘師已。而辱顧於敝止。至再至三。謬以某之事先生者待某。則何敢當。然假此以親習先生。則交加密。情加深。獲薰陶者加頻矣。某未五十齒已落。髮已頽。衰情已甚。得貴父子交修我。庶不至大廢墜。奈何一疾遽舍我耶。永訣彌留。惠我有始有終一言。敢不銘肺腑以自策耶。向與闔邑紳士私謚先生曰孝愨。有當否耶。薄奠在案。醴酒在尊。先生其肯俯歆如臨卒時之三飲我耶。曾幾何時而幽明頓異耶。某以往之過缺。其誰磨礪我耶。以往之衰惰。其誰振奮我耶。佳郎不肯棄。與某終始。或不負先生遺囑耶。先生冥冥中尙陰佑之耶。心緒萬千。仰呼號慟。先生尙強進一七耶。尙享。

祭甯晉張公儀文

嗚乎。某卽蠡吾朱邦良也。歸宗正。今姓名。某十餘歲見鄉試魁卷。早知先生名。甲申逆成之變。端皇殉國。僞檄催選先生。三卻之。成逆歎曰。此志士也。特敕擢爲防禦使。先生掌其僞使。碎敕罵之。僞真定尹械先。

生以檻車北上。蓋已自分身殉先帝矣。已而逆成敗行至上谷。解者破檻釋先生歸。先生歎曰：幾追文文山揖矣。乃又不及。自是易諱起鴻。更號石史。惟詩文自娛。考訂經傳。著定字存等書行世。南宮遂不能一第矣。迨讀五芳井詩。與聞五世義居。某仰先生如天上人。奈家貧親老。未能負笈遊門下。辛亥歲先生過聽用六居士言。謂某可納交。遙寄頤生微論一書。使某醫世也哉。抑醫某也。其言曰：寶劍贈壯士。云利用也。夫天下有壯士而不得寶劍。挾寶劍卽不能用。猶顧惜不肯贈人。偏以與懦夫孺子者比比。是以蒼生世道至此極也。儻使先生當國。或當國得先生意。乾坤豈至此哉。雖然書入某手。猶然無用。負贈多矣。彼時敢以拙著寄質。及旋轡京塗。轉使邀會於刁文孝順積樓。拜瞻之下。殊無顛預辭氣。粉飾威儀。但見檢樸篤實。此其所以爲真忠真孝人哉。袖中出某拙著。詳示刪潤。光以大序。過相稱許。子臣弟友。得一分做一分。先生自狀悉矣。教某至矣。又以少恙命診。某曰：外感也。可一劑愈。但患來歲長夏一疾耳。後癸丑歲南遊曲阜。道中遇貴友朱異光。始聞凶問。叩其時。則壬子秋也。豈某效診之言不幸而果中也哉。當時卽裁一紙奉弔。先生弟暨子。未審寄到否也。山左歸來。遂遭先恩祖大故。寅卯辰遂營歸宗。穴瑣羈足。五載不能赴哭。每一念至。自容無地。今番極力撥冗。匍匐來臨。愧無成奠。一俎一樹。赫乎靈降。左右其歆。嗚呼先生。民生國運。冥中其肆力也哉。

祭石舊作十卿張先生文 己酉

噫。先生竟作古人耶。某將何以爲情耶。憶某少時。孤屈憤苦。引翼寡儻。道進一寸。驕盈一尺。不覺暴戾忤

物與俗日遠。四望無一可宗者。既而從五修得介翁。從介翁得先生。其初拜几杖也。顧蒙先拜接以兄弟。某惶愧力辭。先生退然曰。以年則誠過矣。以德則子師也。何有於兄弟也。嗟乎。先生年近七旬。禮宜父事。而且學博德邵。爲保郡忠義世家。一見貧寒無學少年。謙抑如此。所養何如耶。某爲之感媿汗背。矜狹態若爲一洒。其再接顏容也。諄諄於仁。謂惻隱布護。爲學問之源。對談夜半。送某宿前街。司干振者二丐夫也。聞先生呼。趨起唯奉。儼如令兄。二酉在部時。而先生恭揖慰勞。對丐夫如尊賓。豈非碩德養成。氣象有常如是耶。胞與襟量。可以見矣。某瑣小較量之態。又因之一減。詩云。德音孔昭。君子是則是效。其先生之謂乎。其三炙德輝也。謂性卽氣質之性。更無二性。有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有呆默氣質。卽有呆默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惡。彼時某方執宋儒之說。反覆辨難。未能有得。近乃知性善氣質亦善。宋儒論性原與吾夫子性近。孟子爲不善非才之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諸說相背。先生所謂更無二性。究不可謂性惡。確哉。千餘年獨見之言矣。奈何。丙午同王法乾還自京。與先生聚呂文甫宅。因文甫傷脇各敘闊懷。未及商質。丁未某硯食辛館。又未入郡。戊申天罰某惡。遭先祖妣之喪。毀瘠期年。未能出戶。今歲則聞先生捐館矣。噫。先生竟作古人耶。音容不可復接耶。性旨不可復商耶。傷哉。某將何以爲情耶。以今聖道式微。異端橫熾。吾黨聲氣相通。曾有幾人。而於趙又軒也。聞而未親。於刁豪吉也。親而未深。於先生也。深而未頻。而皆作長終矣。某心之痛何如哉。匍匐來臨。雞設酒斟。愧無成祭。聊寫悲咽。嗚呼尙饗。

僕哭先生只言僕意已耳。至先生之學德。大約品近幼定。心同思肖。廉潔似孺子。甘餓凍似袁安。謙抑

樂接後學似郭有道。觀書詳密。講解諄切。雖甚疲病而不倦。似朱晦菴。其於秦漢以降二千年間之書。聞見博洽。則未審何若也。吾友王介祺嘗云。石卿經濟不可量。王法乾云。石卿先生真誠無比。噫。吾安得復見如先生者而交之哉。自記

哭涿州陳國鎮先生 癸酉

嗚乎某仰鹿乾嶽先生如泰山北斗而不得見矣。得見先生如見乾嶽焉。但遙聞道範。嚴峻不敢輒近。亦以貧困不得輒出。迨甲子夏初以尋父之遼左。過涿。冒冒入門牆。則謙德和氣沁入肺腑。諄諄良知之旨。拈箇箇人心有仲尼三詩爲入道之訣。某爲信先生接引後學之熱腸焉。乙丑仲夏。奉先考主車過涿。又蒙先生率子姪通衢奠拜成禮。某又深感惠憐存歿之仁心焉。又四年戊辰。某居喪畢。避有司薦揚。遷居祁地。先生使令猶郎以姪女病禮聘某。三至涿。又蒙惠接如等夷情。款如父子。夜賜陪榻。呼童進弓刀。近嚴戒小輩。遂關弓鳴絃。會七旬老叟而雄壯若是乎。不禁歎服曰。近世道學未有不腐。先生傑哉。先生笑曰。道學自不腐。腐則非道學矣。歸日蒙步送南關。其下愛卑幼何切摯哉。方期嗣此類炙德誨。以承薰陶。豈意吾道式微。天不慙遺。而處士星告隕矣。彼時訃音未達博蠡。竟失柩側一哭。執紼一送。連年北望。愴愴心目。柰家運益窘。苦於騎乘資斧。曾不能乘車白馬。修巨卿故事。媿歎日深。今涑陽楊氏以醫事徵某北來。敬攜徐孺雞絮伏地一哭。惶愧不可以對先生。尙其冥諒哉。尙其鑒饗哉。

祭洞雲吳師文 壬子

惟師穎穎其聰也。傑傑其雄也。巖巖其丰也。幼博才藝。壯懷韜鈴。傷世塗之益狹。致奇才之莫伸。幡然改志矣。取術惟仁。或起衰叟於垂暮。或蘇穉子於死鄰。所學不忍其無傳人也。家齋設科。指蒙童以渡津。某也不才。幼沐陶薰。麟鳳呈祥。瀉兆師尊。今三十有八。尙猶夫人。媿無以光子之道。媿無以慰子之心。時而如邑。輒承切諄。忽接訃報。驚悼消魂。薄祭在案。水醴在罇。阿師載鑿。旣格旣歆。哀誄以侑。神其右聞。鍾異靈以生兮。散靈還元。學有某紹兮。業有子傳。壽八袞而望赫赫兮。蘭桂緜緜。雖未大行兮。稜稜氣節。莫少屈研。人生何負兮。應無憾愆。獨柰萎我梁木兮。頽我泰山。生者之情如何以解兮。悲鳴淚咽。哀哉尙饗。

習齋記餘卷八

祭邑令羅毅亭

嗚乎翁果逝耶。其八千里外之訛傳耶。某聞問已逾年矣。舊歲正月十四日聞之。鄭孝廉惠侯云。有客自廣來。公卒於八月四日。某聞之力不能哭。公於廣。惟思暫立紙主。設奠敵齋。遙望一哭。少杜某相交數載之鄙懷。少酬公禮愛數載之雅誼已耳。雖然事情之不可知。人言之不可信也。每東西分巷而傳訛。嘗觀面轉目而談妄。况八千里外耶。未必的也。再候問已。而甲言卒矣。乙言卒矣。所遇雷同。或曰。公之使別從主過吾邑言之。則哀問的矣。雖然烏知使者非有所嫌而妄言耶。烏知言使者之言者不亦妄耶。又烏知到處之雷同。不一妄成聲而衆妄成形耶。遽哭公不忍也。不哭公不忍也。兩念交鬱。胸中已三百九十餘日。每一南望。中爲怛然。每一念公誼。中爲怛然。每一望公賜扁。中爲怛然。此一疑團與怛怛者。究將何以自杜也。無已則姑立主設奠。遙望一哭。甯使某之哭奠與之人傳言俱屬訛妄。暫以自杜。總之無以自解。並無以解於公。請妄哭之。卽妄誄之可乎。誄曰。爲政勤民。七載憂辛。先清牌甲。編審躬臨。奸隱盡剔。老穉冤伸。捕蠹百石。功及四鄰。遂約講諭。嚴冬夜巡。節孝旌表。咸蒞其門。凶頑電懲。幾盡小人。盱衡昭代。無邁公勤。忽志歸養。乃致爲臣。荷公禮遇。光奠先君。數致膾肉。表閭序文。誤施傷鑑。愧我庸昏。六年拙守。接公未頻。莫贊公政。莫啓公心。謝任之後。旅館方親。兩廬王舍。一屈餞尊。前日斯地。辱公之駕。今日斯室。駐公

之雲。公果逝耶。來格來歆。

祭任熙字文

嗚乎。此上谷屬邑。蠡吾之隨東村也。距翁家三百餘里。且翁之卒處不可知。大約通地也。又翁生時與某書問相通。京師一會。足跡未嘗至敵里。又未知某今日之移此村也。雖齊宿蔬設。惴惴懼翁之未必來格以饗也。雖然憶昔之未訂交時。某少翁一倍餘。年不相及矣。翁生於通。旅於都。某步不出里門。地不相及矣。翁豪俠聲著幽薊間。某以乳臭書生。盤桓斗齋。聲名亦不相及矣。某胡然而知天地間有一翁也。翁胡然而知天地間有一某也。胡然而始以神交。旋以書交。繼以形交。終以心交於無窮也。豈非天地間惟有此理最相親乎。豈非理相親則氣相應。固不關乎年地聲名也哉。豈非理氣相通。則年地聲名自皆渾合無間。而山川不能限。關河不能阻也哉。况乎翁今脫形而神乎。神自無不之也。無不靈也。無不通也。甯有不思之。卽至。言之。卽聞。望之。卽如見哉。况醫貫一卷。翁之所手鈔也。賜書一紙。翁之所手寄也。教子讀書一說。翁之所手著而與余對案商修。將以挽天下。而翁之志所在也。翁之手澤在此。所志在此。翁之來享。端可必矣。某存是心。四載矣。始以冗務。繼以大喪。未獲遂此心約。然當艮風起。則若送翁之神來。當坤風動。則若將某之情往。耿耿之念。卽謂四年之齋也可夫。三日之齋。乃見其所爲齋者。况四年之齋乎。近者二風往來不輟。正某與翁之神相接時也。翁之來臨此位。依然在矣。請誦翁之言。以侑觴也可乎。某感禮遇家大父之雅。相推有蕭曹二字。翁之第一書。謂譽人過分。便是自己離道。某見之心悚色赤。至今頗力

保此恆心者。實翁之力也。第二書進銳退速之戒。實行一字之箴。尤終身不敢不勉焉者。既而都門攜手。查樓小閣。過蒙優設。回至通衢。京市何地。而暢言天理。卽是浩然之氣。由今以思。名利擾攘場中。忽有二客談天理語。浩然甯非都會一奇乎。雖然。浩氣不可不全養。而實不可全伸。既云天理。卽所以爲浩氣。理固無屈者。而謂氣不可全伸。何也。時也。故聖人。以用舍行藏之道。順錯代消長之時。時而行。以乘其長。天理也。卽大肆其浩氣。與日月同高。與乾坤並大。與江海等彌淪無妨也。時而藏。以順其消。亦天理也。卽退如晦月。縮如芥子。柔如白茅。不失其浩氣也。聞宦者李昆山。得赴於翁子。謂翁於某橋下。若屈平之爲者。或有不善用其浩氣者乎。抑有甘於長流一蹈。若吾里彭餓夫之意者乎。不然。壯時陳猷閩帥之威武。不能屈。霸守之棒笞不能殺。而垂老乃有小忿之未懲乎已矣。翁之神。其常伸以佐天下之有浩氣者可也。尙享。

祭魏帝臣文

嗚呼。元之苦尙忍言哉。憶先生病之革也。元來視。張目曰。已矣。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傷所交之多。而此時惟元至也。其後法乾又相繼逝。嗚呼。元之苦尙忍言哉。元平生以朋友爲性命。少壯所交。比比作古矣。三十年來。氣味親洽。只三兩人。豈意半載俱舍我哉。翁之言曰。生世九十年。終日言而不厭者。得兩人。前則田見之。後則顏渾然。元亦謂生世六十五。知己兩人。蠡爲法乾。父廷獻翁。博則先生也。元秉乾坤孤氣而生。天旣嗇之以六親。且斬之以類應。談學論史。輒抑宋之迂儒腐相。而力闡唐虞之府事。修和周孔之

三物習行。一啓口而謗言遂成。以王法乾、張仲誠之賢。動成交墨。路驥皇抱王佐大略。亦煩辨商。惟廷獻翁與先生真有如思同心言同口者。自今以往。更向何人置口乎。初歸宗里。使姑丈刺顧且東招矣。盛暑日躬臨。曰。雖曾枉旆。終缺一親謁也。尊在踰等。何下愛如是乎。疏親不啻骨肉。每月必飾廚相招。曰。先生思元也。構室之櫟。度貧之薪米。家藏之珍味。承惠縷縷。亦平常受之。相見每忘謝。其尤使元夢寐感激者。曩元之遼左尋父。使人追贖於百里外。端陽之暮。載主歸堂。而次晨日方熹。弔奠已臨。夜中先生何以遽聞乎。何以遽來乎。知我愛我。何如是之深乎。夷吾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先生之謂矣。元心病。加以腿痺。殆不久人間矣。佳兆密邇。寒莊荒田。尤逼魂若如生前游息也。親洽快談。便當伊邇。今茲之勸。異日之歡。復何言哉。按諡法。尊賢敬讓曰恭。執禮御賓曰恭。先生兼之。愛民好與曰惠。先生優矣。敢依文中例。上私諡曰恭惠先生。或不以爲媚妄而受之乎。蔬餼在庭。三酒在爵。幸其飲之。潛焉云悼。嗚呼尙饗。

再奠大來閣封翁文

嗚呼。嚮某之哭翁也。迫於賢郎相兆之命。哭而無祝。未暢某哭翁意也。是以申致徐孺之獻。聊布悲鬱。且邇翁之交某。某之見聞於翁者。爰侑一觴可乎。翁與先恩祖盛軒翁爲執友。盛軒翁適貴里。必之翁所。翁遊劉邨。必光敞廬。憶昔之筵敬翁也。一孟小鯉。二翁遽驚起。悚肩曰。阿兄何細款我。色笑權洽如家人。想翁之交徧四海。大抵如是也。某館貴里。翁歸自陝。老友各饋羸緞。姻家張際陽告乏。指一屋縣與之。卽晚少如某。亦贈儀四種。翁之篤於故舊。大抵如是也。某之恭弔宋儒人喪也。令執事曰。諸寶咸延廣幄。此客

特舍吾將專陪。親洽竟日。噫。翁何取於無知晚輩青目如是也。某兀坐荒齋。敝邑一甄生入。將過族子弟同補增廣。生曰。久苦陋規費。適承大來翁濟金。故來問素交乎。生對不識也。往告則賜耳。翁之輕財恤急。大抵如是也。魏司寇象樞之以風言逮翁也。祁博間保翁者周道。比至蠡。蓋千餘人。魏問保者何多也。衆對飢窘時大來嘗活我等。危難時我等亦嘗活大來。不知其他。翁之得人心大抵如是也。翁常冬月病。思瓜。深州綠林聞之。相謂曰。閻翁雖不識。如其人。豈可死。分道走覓。又聞江左道上遇客訊翁云。而似河北人。可識大來君否。翁笑曰。我大來也。客卽挽騶從爲旅舍。東踰日夜。翁之係天下敬愛大抵如是也。今春以醫事遊貴里。或云翁杖矣。某趨候。遂下榻。子夜某問翁交徧天下。當世豪傑爲誰。翁仰面睨思曰。無之。問其次。翁久之曰。張飛雄抑亦可以言次矣。夫飛熊氏鎮西陲。威望著海內。而尊禮名賢。謙抑下人。世所罕觀。而翁僅目以次。則翁之識有大過人者。大抵如是也。關中得何喬二女侍巾櫛久。一旦謂之曰。吾老矣。焉用誤爾青年爲也。各令攜所有可百金。召其父兄載歸。翁之行事迥邁尋常。大抵如是也。其他吾友五公山人義俠記略載之矣。某之里辭。何能加損翁。第追憶往時之景慕。俱成今日之悽愴。不覺其伏地喋喋也。而中心益傷矣。翁與先君同齒。而先君先翁十八載逝於關外。某號哭走覓數千里。謹認一妹。載主而歸。曾不得如賢郎之侍養盡職也。曾不得如賢郎之官誥榮親也。竭力厚葬。致客數郡。以顯親也。則某又賢郎公度之罪人矣。翁多孫子。享遐壽。收完福。含笑歸九原。復何憾所傷者。賢郎在朝。屬纊之際。相距四百里。不得親與襲含。竟與某同苦矣。某之自悲。兼爲賢郎悲者。可勝道哉。翁知某貧。想不至哂吐此。

涓滴也。尙享。

哭湯陰李甯居

痛哉先生卒於何日耶。曾未得一再會而遽舍我耶。某嘗寄書遼左友人程玉行。謂乾坤中關世運之轉移蒼生之休戚者。惟聖賢與豪傑耳。柰近世之爲聖賢者。必庸腐無幹才。無豪氣。而爲豪傑者。非粗則詐。天理心術。絕不可倚信。世焉得志道學而兼經濟者。一慰某望哉。辛未遊中豫旋。途過訪先生及佳郎主一拜。瞻杖下。見古貌英眸。素冠縞袖。儼觀先民規範。已知從遊遺隱周鐵邱。辨精微於心性。聯遊鑣於人寰。勞勞氣運。至耄耄而身歇。心猶未歇也。某一言周孔故道。遽扶藜起曰。卽刻習行。某曰。先生老矣。請旁設座。視某同貴宅子弟周旋也。先生舍杖振肩曰。老人尤當勵學。敢遂萎衰乎。趨氈主禮。跪拜上下。健如也。嗚呼。漫道今天下。自先師奠楹後二千年中。渾聖賢豪傑而兼致功力者。誰哉。某遊二千餘里。惟見一劉從先。聞孔門故道。卽刻習行。凡墮朱陸兩派習套者。千辨萬折而不得一轉。曾謂久染鐵邱禪宗。而一語轉環哉。嗚呼。先生眞爲聖賢者也。眞謂豪傑者也。天何不使之一試於用而徒老乎。天何不使吾兩人得遇於少壯之時。及某五十有七。先生七十有九。而始遇乎。天何不使之再見而遽命先生反元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氣運蒼生。其陰爲力哉。尙饗。

哭奠會友趙太若

嗚乎。某生爲天絕。各惜以倫。只朋友夫妻耳。兼之直狂性成。人鮮我堪。交遊雖廣。眞朋友亦甚難也。由蠡

城還劉里同儕數人。情比交親。皆不侔世友。而褊急直率。惟我兩人爲最。自旁人覷吾兩人交不終朝。而吾兩人之交。正以直率深。正以直率久。某未得法乾前十年。行已賴以不墜。異鄉所藉。惟敬公郭姻丈。同里所資。惟兄。常有過言過舉。呵謫如父兄之訓子弟。某不敢拂也。某卽效愚誠。兄亦未嘗以爲隙。兄富而我貧。假借酒食。頻仍。兄不以爲惠。而某亦不以爲歉。道義深也。敬公舍我十餘年矣。而某又以歸宗。故不得親習兄。非會日見法乾。則過不得聞。求如吾兄之憫愛我。匡扶我。切劘我者。二十年不得一人。方與令兄達翁議。吾輩老矣。當牛車相訪。盤桓數日。來往勿絕。濁醴話心。彈琴論道。以終我輩沒世之交。豈意吾兄一疾舍我哉。嗚呼痛哉。尙饗。

祭節白李處士文

人有恥不以富貴終者。有恥不以貧賤終者。先生竟以貧賤終矣。某僅狀先生之行爲。俚傳。又擬先生之品節。私謚節白。不敢盜美先生。亦不忍汨沒先生。茲者再哭先生。使人讀傳座前。先生之神聽之。其有當耶。

哭奠友人馮繪升

痛哉。馮兄某賦分何苦也。生絕天性之倫。惟恃朋友以延日。吾兄一逝。某無友矣。非無友也。無共學之友也。非無共學之友也。無德性溫良。六行咸備。薰陶漸摩。納我於道者也。識荆二十餘年。過自謙抑。若接我。以前輩者。聞遭虞聖之變。負罪引隱。責卽受。怒卽跪。蒸蒸又化爲慈萱。令兄之斷絃也。年過半百矣。爲擇

名門處子續之。某心折謂友人曰。繪升諸德可友。此則宜師矣。前歲法乾舍我。恐衰老就萎。夙志鮮終。四計方百里中。惟吾兄一人可相與提攜共濟此道。但以兄事耄期之父。弟乏代步之乘。不能源源見也。是以約爲歲會。往來各一。豈意一疾遽舍我哉。天殆厭某功力之不勤。使之晚廢也。何奪我繪升之速哉。用自悲也。因爲兄悲。九旬老父不忍須臾離也。而竟離之。二童穉子不忍長往舍也。而竟舍之。兄何以逝耶。天何遽使兄逝耶。豈冥中乏才。急需如兄之賢。天亦不遑爲兄計耶。此某之悲咽不能自己。不能已於兄者也。雖然。伯叔二郎。八庠序成品格矣。其事祖父也。應如兄之事父。其撫育二弟也。應如兄之愛子。兄之視某何如哉。可以少慰矣。竊抱巨卿之情。聊具孺子之奠。尙其饗哉。嗚乎。尙其饗哉。

公祭蠡縣善人劉潤九文

嗚乎。如翁者而竟卒耶。歷數吾邑善於翁者。指當第一。屈吾黨耳目所屬。遐邇貧孤所賴。宗族老幼所依。皆在翁一人。如翁者亦何可卒耶。昔孔子肩千聖之傳。門牆賢哲濟濟。所交列國名卿高士。不勝計。乃思聖之餘。喟然於善人不得見。則真善人之難也。孟子論美大神聖。亦必先之以可欲。則真善人固進於君子。極於聖神之基。而爲聖賢所亟許者也。但世教不明。碌碌耕夫。率指焚香。佞佛修寺。繕塔葺爲善人。卽學士大夫。亦不過指鍵戶。呶喔不走時蹊。不預世事者。爲善士。幾曾孝友嫻睦。任卹如周公孔子所重。三物中敦六行者耶。而翁實備之。嗚乎。如翁者亦何可卒耶。某等齒或頗長。素與翁習交。年或差少。嘗與翁子若孫握手。屬誼姻。忝執友者。忽聞翁逝。莫不驚怛咨嗟。愴然動色。無居人之歎。嗚乎。如翁者亦何可卒。

耶相與糾議。公辦不腆。載陳翁庭。匍匐羅拜。翁其箸蔬耶。其飲爵耶。某等請誅翁之行。以侑觴耶。翁之睦鄉鄰。焚債券。賑貧民。贖鬻子。施義棺。助婚娶。賻死喪。卹流寓。布惠四方者。更僕不能數。翁之飲多不亂。遇暴不怫。忠厚寬和。溢於眉宇。義方擇師。詒謀燕子。輯和家衆。施及奴僕。感孚凶盜。夜行莫侮。凡淑行之見於身家者。亦更僕不能數。某等景慕令德。最爲心折者。尤在事親能孝。事兄能悌。以爲有合堯舜之大道。其諸曲節細行。在翁俱爲餘事矣。翁之事高堂。承色笑。謹晨昏。當時人能道之。某等生也晚。耳目未及。悉翁之事。令兄澤九翁也。敬愛交殷。有無與共。成緞服也。必二進兄服。而後服之。易乘贏也。必二進兄乘。而後乘之。有事也。必代勞。有債也。必代償。聞當也。卽爲贖。聞乏也。卽獻費。及兄若姪之旣歿也。營其家政。恤其寡孤。事無巨細。以身任之。又使翁子爲拮据周旋之向也。撫猶子如子。今也教從孫如孫。兄產乃更懋。嗚乎。世有孝且弟。諧堯舜之道。如翁者耶。世有備諸行符周孔之學。如翁者耶。里布衣耶。眞士夫耶。又甯僅爲一邑善人耶。嗚乎。如翁者而竟卒耶。吾儕烏能自解耶。雖然。家業乃益昌。稱一方最矣。壽享數餘。受天慶矣。存也。處載口碑。人服長者。生則榮矣。亡也。沐澤者泣。聞風者歎。死則哀矣。桂蘭林林。長者著聲。國學邑庠。少者頭角崢嶸矣。翁亦可以長逝無憾矣。翁其輟然加一酌乎。尙饗。

祭彭朝彥文 辛亥

翁之卒。葬數月矣。某殊不知翁之葬日。並不知翁之卒也。及其知之。愴然心悲。遂欲祭翁之墓。而農冗疊繼。不可以齊。不可以齊。不敢以交神也。是以遲此數月也。今薄陳惟蔬。在盤者惟餅。在盃者惟茶。從翁素

也。翁其筋蔬乎。其手食乎。其啜漿乎。猶知墓頭跪祝者爲某乎。某請誅翁之行以侑食乎。賦性質直。剛果弗屈。羞世態之太古。抱狷介以守愚。施力惟心。不素餐。只輕財恤困。不責報歎。科棉無絮。遂知命安命。予慚不及。宦貽不受。竟卻物絕物。誰其似汝。孔子論善人。不踐跡。亦不入室。真翁之謂矣。自翁之逝。巷無居人。予心凄其。翁其歆乎。勿復執生前小節乎。猶記予之款翁乎。翁辭曰。平生非力不食人。一孟。予曰。翁有守者也。而守者小也。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翁猶辭。予又述孺子飲食季偉事。翁遂食。今日之祭。茅生之設也。哀哉尙饗。

奠王孝子全四文

嗚乎全四。竟舍老母逝耶。吾竟不能一見子耶。憶子之初謁予也。戒子呼佛。再謁予也。勉子亟構節孝坊。無隱君恩。勿晦親德。三謁予也。予適居先大人喪。弔予畢。不行。留跪廬中。兩踰夜。欲相師。予初辭不德。不起。再辭以哀毀不教不起。逼予出獲罪天下道學語。約從予行喪禮來則納子。乃起。已知其朔望哭奠行。予言也。竟以瘡逝。不果來。予缺然抱憾在子。厚助予尋父也。更在幽冥中負子未納之門下也。爲子立傳。儻他日子或濫儕之師望中。略錄子於門人列。子可少慰於地下也。尙享。

祭耆德宋廣休文

嗚乎善人之不多見也。孔子已慨之矣。某生蠡四十年。僅見一劉潤九六行略備。詩禮未親。殆三代之遺民乎。翁則世業儒。雖未遊庠。而德冠一邑。某初歸里。訪桑梓之賢。得聞翁之篤孝續母。博愛宗族。姻戚閭

巷咸與雍睦。至於排難解紛。施棺濟困。尤指不勝屈。誠哉博郡潤九也。若嘉惠豪童。取重邑宰。闢辨異端。化被約屬。使士林翹楚。望而拱伏。則士君子之行。又非樸民所敢望矣。拜謁之日。素衣出迎。端方之氣。溢於纓襟。登筵則不酌不箸。以續母喪未闋也。已聆玉屑霏霏。若海紺來子。冥神批訟。塋碑世植。前夕祠告。朔望諸事。真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善人之道也。德孚於天。加壽給嗣。某所傾心。而尤欽才辨之捷爽。使人輒拜手退舍。某生之將殿子。認弟也。人莫之解矣。而翁動以惜先人不見。片言而平之。徐生之以侵塋呈人也。賂三十金不釋矣。而翁動以方寸種德一言而服之。何嫗之必欲以佛事葬女也。人莫之喻矣。其翁曉以少婦見。僧魂驚飛。越一言而罷之。翁之才德兼長。爲官民紳士所共推。樂禮遇。樂連姻。樂師友。樂投屬。樂稱道。傳布者籍籍。蠡博安饒間。孰不爲翁羨也。某獨爲翁惜。惜不遇里選保舉之會。何遽不作。汲長孺。魏玄成。揚眉秉笏。獻替殿陛也。何遽不作。召杜。龔黃。勸農桑。謀生遂父母郡邑也。嗚乎。翁之不遇。生民之不幸也。如是以逝。某所悼也。生芻一束。聊供徐孺之雞絮。素車白馬。痛灑范卿之涕淚。嗚乎。尙享。

哭王興甫

嗚乎興甫。遽何往耶。吾與尊翁尋樂先生石交二十載。竟舍我長逝耶。追慕耿耿。迄今未歇。幸貴昆玉不忘故舊。密交如昔。思尊翁而不得見。見諸賢如見尊翁焉。令仲兄文甫。季弟獻甫。文章道德。克紹前麻。吾尋樂可謂有子。獨念貴宅自尊。大父武功。繼世射賊保土。勳在桑梓者。再諸賢中。惟興甫。頎偉豐壯。有祖父季父風。儻天不吾廢。用爲幹濟奴隸。方將資吾友爲手足。爲爪翼。陡聞不祿。驚怛愴惶。仰天拊胸。天其

廢我矣。折我股肱。翦我爪翼。吾自今已矣。殆與滄川俱涸。荒茱同腐矣。嗚乎。與甫。吾其何以自解耶。熟雞在鼎。清醴在樹。媿無孺子之德。而有孺子之貧。敬獻不腆。尙監予悲。哀哉。尙饗。

祭顯考關東公祝 甲申忌日

嗚乎。兒今年七十矣。我顯考之東六十有六年矣。四歲之後。生不得侍膝下。歿不得哭殯宮。並不知衰老者何容色。謝世者何朝暮。兒命之苦何如哉。惟憑關東妹銀孩言。忌在壬子四月十二日。歸至松山。有車下巨蛇之應。邇遇是日。不勝哀感。遵先聖禮。以喪禮處之。聊具不腆。少補餘闕之奠於萬一。嗚乎。歆哉。嗚乎。饗哉。知兒之將獻。尙得幾時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嗚乎。尙饗。

祭無服殤子文

維年月日。不幸父以酒菜果餅與亡子赴考。食而告之曰。自汝之生。氣質秀爽。姿性柔順。吾以爲令器也。孰意爾遽歿耶。豈值運會之不淑。正氣催折。固宜爾之不壽耶。哀哉。我兒。汝自襁褓至今。亦屢瀕於危矣。生疾西院。痰火五夫。當時甯復冀生耶。而藥旋效靈。九死得生。然吾未嘗以爲喜。輒謂此兒必在痘瘡上待之也。孰意其果然耶。哀哉。我兒。自汝之稍有知識也。不罵詈人。不與羣兒鬪。吾表弟三祝時。與他兒競。輒扯曰。無然。恐大人噴。孰謂幼孩而若是耶。哀哉。我兒。自汝之自能執筆也。遇我之貧。蔬之精者。麵之白者。以奉我祖母。我夫妻餐其粗黑。汝孩亦當同老者食。汝每推精白。取粗黑。雖祖母強爲分甘。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孰謂幼孩而若是耶。哀哉。我兒。自汝之能舉止記憶也。聽我之訓。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

肅揖。側立讀聖諭三過。序認其字。又於背面亂書認之畢。誦名數歌三徧。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嗚乎。爾遽何往耶。哀哉我兒。所欲爲者。畏吾卽止。所惡爲者。順吾卽起。其見於平常者然也。哀哉我兒。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其見於鄰居者然也。哀哉我兒。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知私而汝曾無分毫爲吾累。往來餽餼。無異往昔。其見於處財居家者然也。哀哉我兒。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於祖。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唱鞠躬伏興以示之。其見於事親儀文者然也。人謂爾酷肖爾父。爾父幼時。實不及爾。嗚乎。爾以六載之身。而於曾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正孔聖所謂朝聞道夕死其可者。則六歲不爲歿也。且古人四歲以讓梨傳。九歲以溫席傳。至於七歲能賦。五歲能文。亦皆有傳。今爾六歲事親。內盡其心。外盡其儀。是謂禮兒。視夫賦文伎倆爲何如耶。吾知其可與融香並美矣。但彼數子皆因後日之學行文章。而孩提之事始隨以傳。今天旣靳爾以後事矣。是爾之傳不傳。惟視吾德之修不修。自今以往。吾敢不益自策勵以負子耶。爾之生也。異於凡兒。吾於爾之死也。亦不以凡兒待之。爲爾市棺。不隨俗用席也。爲爾櫛帽衣襪履。不隨俗赤身也。爲爾卜葬祖墓側。不隨俗置之路旁也。爲爾考禮不及下殤之服。以日易月。定服十二日。變食遷坐。革纓素服麻履。不隨俗徒哭也。嗚乎我兒。汝生有禮。死也有禮。汝復何憾耶。吾復何憾耶。所可悲者。吾窮於人倫。四歲失父。十歲離母。上無兄弟。下無弟妹。惟立子差早。是至窮苦中一樂也。吾窮於學問。上無父師之訓。中無兄弟之助。下無弟子之承。惟與爾禮樂從事。又至窮苦中一樂也。今皆成往事。使我烏能已於悲哉。更可悲者。爾曾祖父六十

有八性嚴介不出門不交人惟爾是娛爾曾祖母七十有四衰殘特甚亦惟爾是娛今思爾不見卽哀慟無似使我烏能已其悲哉雖然吾與老親之不得娛爾與爾之不得娛吾與老親皆命也當亦不必過悲也。昨三日使彭生祭爾渥爾墳以水使成冰防犬爲患今日服闋我親來祭爾爾其食之。

公奠賀母宋氏文

嗚乎如賀母而竟終耶賢哉如賀母而始可以言終也聞乃良人兒時以痘替阿母承父母命甘適盲夫且謹侍巾櫛愛敬交殷嘗手箸納肴饌家物無巨細必請命噫視聖母徵在順父指以幼女適老夫者不更難耶迨良人中道相捐撫十餘歲弱孤歷百苦撐營家業三十年來家聲轉大教子材成雖采芹未遂就州民部吏每以材邀郡守寵以品爲儒林重今遭大故詳問衰杖之儀哭奠之禮遵古制不作佛事有二僧願助經者直辭之婉謝之務期如孔子所謂死葬之爲禮者吏也而儒矣孰非阿母謹事盲夫之德成之耶某等因憶吾郡觀政進士元美張公以督都貴公子娶痘替之女爲後倡守保定後神京七日亡烈烈大節傳休千古阿母真女中元美矣於夫終妻道於子終母道生也有禮卒也有禮享壽八十有五含笑歸於九原與前化者同穴握手道平生事顯孫子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阿母其庶幾君子乎某等聞訃殊覺景慕浮於悽愴不知其爲哀也第與令子石交見其躡踊號泣又不禁其潛然淚下也爰糾同人公辦不腆羅拜庭前阿母有靈其亦欣然稱一箸而進一卮乎尙饗。

習齋記餘卷九

題論禮觀於鄉二章

吾觀論禮章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至古之君子不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觀於鄉章。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至知和樂而不流。不禁愴然而歎曰。是乃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是乃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是乃所謂樂節禮樂也。吾人莫道斯須不去。雅頌得所。節禮節樂者。萬不可得。雖偶爾之行。奏失所之雅頌。不中節之禮樂。求一娛吾耳目。快吾心志。暢吾肢體。何可言哉。無人處勉爲雅頌之歌吟。家塾中勉率子弟以習演。而卽驚世駭俗。招謗笑。惹刺議。的然受人指斥。如兩間狂夫怪獸。嗚呼。聖人之道。何掃地滅亡至此哉。竊獨窺其故矣。人生之所大欲。大榮。大肆力以求之不遑恤其他者。富貴道德而已矣。天下之常人。諸事不知向慕。貪富貴則有同情焉。天下之賢人。諸事不屑向慕。求道德則有獨嗜焉。眼見夫讀漢宋注疏。作八股帖括。加表判論策者。皆富貴矣。下之里巷庠生監貢。上之省府州縣官吏。再上之六卿三公。無不從此途得也。天下豈復有不赴此途之常人。人豈復有不竭於此途之心力也哉。眼見夫閉目靜坐。談性天。集語錄。注解經書者。稱道德矣。漢唐某某。宋明某某。從祀孔廟。丁祀春秋矣。大者某派宗主。小者某派傳人。高聲價。繫重望。羣然奉爲大儒。仰爲君子者。無不從此途出也。天下豈復有不赴此途之賢人。人豈復有不竭於此

途之心力也哉。而堯舜之三事，周公之三物，盡亡矣。士大夫曾耳不聞其聲，目不覩其形，口不稱其言也。其誰身習其事乎？况云不斯須去乎？况云雅頌得所乎？况云樂節禮節樂乎？是以無一孔門之儒也。而儒道盡滅也。秦氏之焚阮，不若是烈也。無道法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太平，生民不被聖人之澤而受種種禍亂者，已二千年矣。雖唐虞洪水不若是久也。吾深望乎神禹劉項矣。

題哀公問

大學曰格物。又曰物有本末。茲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蓋周先王以三物教萬民。凡天下之人，天下之政，天下之事，未有外於物者也。二千年道法之壞，蒼生之阨，總以物之失耳。秦人賊物，漢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物而並不知物，甯第過乎物且空乎物矣。仁人乎哉？孝子乎哉？吾願天下爲仁人爲孝子也。

禮運

吾嘗論邪說矣。楊墨仙佛皆異端也，必不得靖。甯使楊墨行世，猶利七而害三也。吾嘗論儒術矣。漢之濫觴，宋之理學，皆僞儒也，必不得已。甯使漢儒行世，猶虛七而實三也。卽如禮運，雖未必盡出於聖人，句句敷理於事，麗文於行，學者體踐其一二，皆足以康躬福世，卽果濫觴也，不猶益乎？下至其訓詁，亦多切於器物度數。未人則有事外之理，行外之文，且牽釋老附會六經四子中，使天下迷酪，棄堯舜之道，亡孔子之業，卒致普地庠塾無一可用之人才，九州職位無一濟世之政事，是以莫之禦而儒統至此也。莫之禦

而世道至此也。吾雖欲避其勢焰，以自愛亦烏能自己耶？但願世之君子淨眼一辨，今世尚有儒道否？尚有七十子一賢否？則必悟儒之所以亡，而憐我諒我者出矣。

夫子志亂而治之滯而起之

太史子與南宮敬叔知聖深矣。贊聖極矣。而聖人之自狀，不過曰亂而治之，滯而起之。之二語者，甯獨夫子之自知哉？而兩間之聖賢豪傑，皆莫之能違矣。三皇五帝之世，洪荒未闢，卽其亂也。遂開物成務，以治之。禮樂未興，風俗未雍，卽其滯也。遂制作建極，以起之。是以皆爲繼天造世之聖人。洚水懷襄，不疏治之。非禹也。庶穀雜茂，不相莠之。非稷也。五品不遜，五刑不明，不敬敷，不明允，非契陶也。民誓偕亡，不割正，非湯尹。獨夫肆虐，不秉鉞，非武姜也。周召也。王綱解紐，而不一匡。東邦僭弱，而不能三月大治。錯強夾谷，國書伐魯，而不能右師用戈。莫謂夷吾不可謂之霸佐。恐孔冉亦不得爲聖賢矣。是故抗虎視蠶食之秦，斯爲信陵。距爲我兼愛之跛，斯爲孟子。暴殘之嬴項，尙存。非三傑也。篡逆之莽操，不討。豈鄧葛乎？隋末之擾攘，靖於英衛。唐室之再造，出自鄴汾。宗岳治焉而不終，舒原起之而不遂。君子所爲扼腕而長吁也。世人所謂聖賢豪傑者，吾惑焉。試觀孔孟逝後二千年中，大亂大滯，亂天下之治人治法，滯天下之起機起色者，非訓詁、清談、禪宗、鄉原乎？此四者滅堯舜周孔之道，陷溺甚於洪水，而人不見其波。酷烈甚於秦火，而人不見其焰。以致海外之洪水汎濫乎寰中者，千餘年矣。再見之癸、受、政、羽，屠毒於蒼生者，千餘年矣。而近世之聖賢豪傑，方闔眼靜坐，著書立言，自以爲獨得之妙，而天下羣然奉之，祀孔廟，立宗傳，非惟不治

其亂也。從而益亂。非惟不起其滯也。從而加滯。宋明之訓詁。視漢不益淨而虛乎。宋明之清談。視晉不益文而冊乎。宋明之禪宗。視釋道不益附以經書。冒儒旨乎。宋明之鄉原。視孔孟時不益衆悅。益自是。不可入堯舜之道乎。吾人苟欲勉於此二語。非宋之胡文昭。明之韓苑洛。其孰與歸。

書王子雍家語序後

元按鄭氏之學。亦學孔子書籍之文耳。子雍之學鄭氏。亦但學其誦說著述之學耳。故其言曰。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其上冠以尋文二字。則其所責之實。亦謂文中之義理耳。義理不安者。亦謂其文中之義理不安妥耳。違錯者多。亦謂其文中之違背乖錯者多耳。然則子雍之奪而易之。亦不過奪鄭氏之說解而易以己見之說解而已。豈知宋家諸儒。又承其後。伺其違錯者奪而易之乎。要之孔子之爲聖。不在刪述。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集注論語序說。引史記明言。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魯終不能用。乃敍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則孔子之學成。其聖與教成七十二賢者。固在刪述之前。卽不幸六十七歲奠楹。孔子之爲聖。固不少欠也。孔子道窮志傷。迫爲極思。以有刪述。亦可悲矣。漢宋諸儒。顧誤認孔子於刪述。且以爲功過堯舜。可謂妄矣。遂用功於訓詁論說。背馳益遠。因流而爲登座開壇。流而爲帖括八股。生民之禍。吾道之衰。於斯爲盛。幸孔子裔孫猛家傳此書。載聖人實事居多。將聖人氣象作爲。耀然紙上。試取以質漢之鄭王。宋之程朱。學教曾在。子臣弟友不遠。人以爲道否。然猶可混冒也。曾在六行六藝。加功否。世有但能誦說靜坐。而處不諳習禮樂射御書數。出

不優嫺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聖賢否。吾故曰。諸儒誤認孔子。而堯舜六府三事之道亡矣。

題非十二子 丁未

據况所非陳仲、墨翟、慎到。是孟子所辭而闢之者。闢之於孟子。况之非是矣。史鱈是孔子所亟稱爲直者。稱之自孔子。况之非非矣。他若它、魏、田、惠、鄧。其學不傳於後世。六經之文所不道。其非之是如陳、墨、慎。其非之非如史。俱未可知。但以子思、孟子。祇敬先君子之言爲罪。而末仁人何務。蓋自予也。夫思孟之所祇敬。仲尼、舜、禹之言也。息思、孟子之說。而法仲尼、舜、禹。是法其名而息其實也。法其名而息其實。亦不敢息其名也。云爾。其勢不並仲尼、舜、禹。而息之不已也。是以其徒斯輔。秦焚書。阮儒舉仲尼、舜、禹之道。而盡息之。况之所務。仁人之功著矣。噫。思孟才劇志大。聞見博然也。按往舊造說然也。法先王而未得舉行其詳。孟子已自謂聞其略矣。則謂之略而不知其統。或亦然也。今取中庸。孟子而讀之。果雜也乎哉。况以粗浮自是之心。猛浪不謹之氣。但見其僻違幽隱。閉約。曾不知其類。不究其說。不得其解。其病正坐不祇敬先君子之言也。方且悍然自放於宇宙古今之中。而自是。則其謂性惡也亦宜。謂祇敬爲罪也亦宜。嗟乎。子弓無稽矣。雖言子之賢。豈得與吾子齒。况之疏多矣。

子祺子西諫遊荆臺

吾不愛子祺之能諫也。而愛子西之姑悅。王行十里而後阻用諫。亦有寬道焉。緩述焉。五諫備其三。譎也。降也。諷也。予一未有能焉。設得君而事之。非殺身則梗道可畏哉。

擬展喜卻齊師

齊侯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教於展禽。於是喜入師。見齊侯曰。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來犒師。齊侯曰。魯人懼乎。對曰。使秦楚構難。郊塵暴颺。則誠懼。君來則否。齊侯曰。吾不及秦楚乎。對曰。使否之靈。震鼓麾兵。驟臨疆場。而我爲陳宋則懼。惟魯則否。齊侯曰。魯懼秦楚而易吾。吾威行陳宋而難魯。豈有說乎。對曰。有君之所爲不足懼者三。魯之自恃不君懼者亦三。周先王定鼎之後。篤念股肱異姓之臣。太公爲最。同姓之臣。周公爲最。親如左右手。故一封營邱。一封曲阜。俾勿離也。仍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以君之仰奉先王。肯背其殷命乎。太公受履於先王。東至海。北至無隸。西至河南。至穆陵。咸許征之。而我先君禽父實陪翼其後。先後報政。親親尙功。交映並芳。實爲兄弟之國。桓公率由前烈。肆征不庭。南威強楚。九合諸侯。我先君僖公實陪翼其後。且且誓盟。葵邱著矣。煌煌南金。長府藏焉。君一朝而肆刃汝水之汭。使龜蒙之下有赭艸焉。太公桓公在天之神。得無愴乎。以君之繼述先休。必不其然也。且君將圖霸天下乎。抑侵漁鄰封。竊尺寸以自利乎。君將圖霸天下。則我寡君當小集兵甲。謹率戈徒。惟齊之旌旗所指而尾效焉。以修我禽僖左右二公之舊。豈其聲義未振於遐陬。先行無罪之誅於比國。自翦其爪而斷其輔。知者不爲也。若秦楚於斯三者。一何恤焉。此敝邑知君之不足懼者也。且敝邑雖弱。元聖之裔也。天家之宗也。儻君而懋昭太岳之德。益宏尙父之澤。誕膺天歷。遷鐘籛於臨淄。邪岐豐鎬。且入版圖。何有於區區之魯。若猶未也。一朝而謀及宗邦。竊思遙撼東京。犯剝牀之忌。天下其謂君何。况子孫不奮。取

厭於方伯。周公其何罪乎。則恃我先君之親首潢籍而明德在人。也。且敵邑雖無武力。易象春秋。十五國風什。歷代禮樂。猶載內府。蓋尙秉周禮。未可圖也。在上之君。柔善自守。未敢自虐。以干天之憲。在下之民。禮俗猶存。未至梗戾。以遺鄰辟之憂。一朝而使君民相失。不知何辭以告共主。何名以聞四方乎。且唇亡則齒寒。背斷則身痿。齊東北之國也。南向以待諸侯。則魯爲之唇。吳越雖小。皆鯨傑。畜憑陵中國之志。異日飲馬泗上。微覓則及青矣。何不釋魯以爲外蔽。卽賴君之靈。以我屈天下。不以天下屈我。亦當釋魯以爲南道主。西向以待諸侯。則魯爲左臂。君憑十二之山河。厲兵振旅。以西臨天下。得志則威無不加。將借魯以掎角強國。如身之使臂。不則退保固圉。亦借魯以籓維邊城。如手之捍頭。今南方之伏患未發。而先忘其唇可乎。西方之霸威未立。而先斷其臂可乎。此三者魯之自恃而不君懼者也。豈陳若宋與君無涉者可同日語哉。齊侯曰。善。受其牲幣。許和而還。

問平勃之於漢懷英之於唐其成功孰難 丙午

天下事救之未成之際也。易救之既成之際也。難人之救事。乘時勢以力救之也。易。憑至性以情救之也。難。先憑至性以情救之。又能預爲之所。俾後人得乘時勢以力救之也。尤難。嘗讀漢唐二紀。見惠帝崩而呂雉以太后稱制。高宗沒而武曌以悍婦臨朝。其事頗相類也。王陵以廷爭疏而非劉敢王。遂良以忠直死而李灰竟寒。其機頗相似也。宮中養外人子。劉社之危如卵。累碁子。房州有廬陵王。李宗之滅如髮引千鈞。其禍頗相同也。二侯用陸賈之謀而誅諸呂。以安劉。五王率多祚之兵而殺二豎以復唐。其功頗相

等也。則宜乎執事之並舉漢唐遺事以下詢也。雖然以唐事較漢事。則宜以五王較二侯。顧獨以成功歸之梁公何說也。則其成功之本末難易。執事固有判然於中者矣。愚生又何敢妄贅一辭。第伏處蓬室。識局章句。竊具管見。未經折衷。試略陳陋說。以請教可乎。方曲逆絳侯之於漢也。時勢之易爲者七。而成功之屬倖者三。高帝有遺盟也。呂氏未易號也。諸呂無強輔也。齊襄能外倡勤王。以遙爲聲勢也。朱虛能內持義刃。以奪呂氣焰也。北軍皆左袒示信。以見人心之在漢也。且呂雉不過一淫毒俗婦。非有梟雄之略。控御之才。未足以運轉乾坤。而陳周之伸縮可自如也。而二人聽陸賈交讓之說。以取事於其間。此所以產祿授首。代王入繼。而天下赫然復屬火德矣。獨恨呂后廷議之時。陳相務爲容悅。不能面諍。徒以他日安劉君不如臣數語。以自飾。借令周交不協。幾何不爲世勸之誤國。作漢家罪人哉。此一倖也。勃以武夫。遭遇赤帝。爵至通侯。曾不如敬業提一旅之師。以報先皇。乃待千金交讓而後共事。是徒爲陸賈用耳。豈成功者哉。此二倖也。入北軍伍中。只合倡明大義。數諸呂之罪惡。以鼓動人心。直引入大內。以靖國難可也。顧有左袒右袒之間。何爲也哉。儻士肩右露。將事可已乎。抑遂從之以助逆乎。此三倖也。宋儒曰。此輩率爲身謀。不無謂矣。至於梁公之於唐。則所遇者太宗之才人。高宗之尼后。寵異太過。不思貽謀。非若高祖之有明誓也。七廟已立。大周革命。盧陵在房。承嗣側目。非若呂氏未易號也。周來輩佐事於外。昌宗輩淫蠱於內。盡朝廷臣鄰皆武氏心腹。非若諸呂無強輔也。隆基尙幼。天派漸絕。非有齊襄、朱虛。可爲聲援也。李氏域中。竟不覺爲周家天下。羽林方且爲大逆之衛。六軍反伐討敬業之師。非若一人高呼而北軍

盡左袒也。而武氏者優禮大臣。若新莽之謙恭。法術御下。如魏武之權略。舉朝入其籠絡而罔覺。九有在其掌握而不知。殆粉黛中之猾鹵。釵瑱中之鯨奸。振古及今不再見之傑狐也。豈易以勢力遏而智巧勝者哉。惟公之始也。先借夢兆。明宮子之不可無。兩翅之不可折。繼而進姑姪子母之說。以悚之。萬世血食之典。以動之。遂使妖毒頓悟。轉無儀之太子。受國老之天下。此正所謂救之於已成之際也。卒之引衷之爲相。誅二張。立中宗。光復社稷。真可以配夏靡而追漢禹矣。及詳閱唐史。敬暉。恕已。多祚輩。則皆公門桃李。乃知當日不惟愷惻感發。救護於一時者力。而且訐謀遠慮。布置於將來者深。即使妖盟不從。復儲之請。而將相皆感大帝之恩。受元老之託。勢亦必乘羆狐之病。揭二張之首。而正中宗之位。非徒以叟叟甘言。僥倖於一言之間者也。夫功不自己立。功莫尙焉。名不自己成。名莫加焉。此正所謂先憑至性。以情救之。又預爲之所。俾後人得乘時勢。以力救之者也。豈可與平勃輩。專依時勢。以徼倖者同日語哉。范文正系公碑曰。天下旣周而唐。天子旣臣而皇。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嗚呼。闢天地之晦。起大廈之仆。其真天下至誠也哉。雖然。愚生更有進焉。稱人之美者。必當原其所至。自人知梁公薦東之所以存唐也。不知師德薦梁公爲存唐之原也。則雖謂狄張之功爲婁公之功也。亦可。

駁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

戊午七月旣望。以醫事坐祁城刁宅。方大雨。予檢案上書。有廿史文選。至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篇。末序云。議雖未上。天下誦之。是憾其未行也。入選而憾其未行。欲後世之行之也。予以爲宋人之苟存百餘

年幸此議之未行也。宋人之支吾遼、金、元而常不足稱臣稱姪稱兄弟納幣二帝端恭死上玉璽於元人者。雖未分年試士。不幸而君臣朝野皆不出讀講經史考試文字之見也。昔唐虞之治天下也。三事六府而已。君臣朝野之修齊治平和三事。修六府而已。六府亦三事之目。其實三事而已。修身者。正身之德。利身之用。厚身之生。齊家者。正家之德。利家之用。厚家之生。推而錯之治平出其修齊者。與國天下共之而已。敷奏以言。令敷其正德利用厚生之言也。明試以功。明試其正德利用厚生之功也。夫然後車服以庸。故理天下之事。惟正德之事。利用之事。厚生之事。此事之外無事。取天下之人。取其正德之人。利用之人。厚生之人。而此人之外非人。蓋一人所立。天下可共法也。天下智愚賢不肖男女少壯無不可行。行之而天下之德日正。用日利。生日厚。是之謂大道。是之謂正道。禹、啓、湯、文相率而修之和之。未之有改也。至周武王光有天下。周公相之。創制顯庸。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用其身心。於是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使天下皆畢力於此。以成學。天下皆共力於此。以成俗。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其實六德卽所正之德也。六行卽所以厚其生也。六藝卽所以利其用也。周公之修其身齊其家者。不外乎此。治其國平其天下。至於化行俗美。比戶可封。秦和宇宙。皆不外乎此也。至東遷而王室卑。列國分。天下亂。凌夷至於春秋。名分之蕩然。亂賊之接跡。秦楚侈而諸侯弱。可謂極矣。孔子曰。是惟德不正之故。是惟用不利。生不厚之故。於是身帥三千。惟三物是修。而速肖者七十。已見諸其身。其家矣。不得位無以推之天下。是以周遊也。卒不得位。是以六十餘而始刪述也。刪述三事三物之已然者。毋亡其譜。使後世無迷其堯舜禹湯以來共由之達。

道而已。而不意漢宋諸儒不務取其爲事爲物者而修之於身。推之於家。體之爲學。共之爲教。惟務纂輯注解。以襲其所謂刪述。不思其六十以前所學教者何。所各擇其資性而分成者何。但以刪述爲聖。輯注爲儒。而經傳中所謂三事三物者。全不見於身家矣。况國天下乎。漢儒猶有辭。以爲秦灰之餘。恐亡其譜。我雖不能修和其事物。姑拾補其譜。周程猶有說。以爲不專靠在書本。別有精微之道。朱晦菴則尤爲愚謬。立志讀盡天下書。十四歲便注解。將死時猶講書。可謂自誤終身。死而不悔者矣。方且欲以易天下。令人截年讀某書某書。子卯科試之。又截年讀某書某書。午酉科試之。莫謂天下莫之能從也。即使此議得上。朝廷從之。羣天下之人而納之。佔畢講作之中。盡朝廷歲月而涸之。考試選校之內。而紙筆上之文章。策畫終不可以爲智仁聖義中和非正德也。終不可以爲孝友睦婣任卹非厚生也。終不可以爲禮樂射御書數非利用也。讀講著述。朱子輩一二人立法。一二人爲之。天下不可以爲法也。非智愚賢不肖男女少壯皆可行者。天下皆讀作著述靜坐。則使人減棄士農工商之業。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將無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將不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將無生。是之謂曲學。是之謂異端。陽明有云。愚夫愚婦同底便是同德。與愚夫愚婦異底便是異端。今以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功課論之。是與愚夫愚婦同乎異乎。士無學術。朝無政事。民無風俗。邊疆無吏功。其亡可立而待也。故吾謂南宋之苟存。幸此議之未行。幸天下士猶不盡出於朱氏學也。然當時之君臣上下。亦十之七八淪於其穴。而莫知其非矣。故不免於稱臣納幣。以至於亡也。無論朱子之非皋陶稷契。門下士誰是冉仲公西乎。予故嘗嘲一詩云。充卻百

棟汗千牛。大儒書卷遞增修。聞道金人聲勢重。紫陽齋裏淚橫秋。蓋悲其學術之誤而徒抱忠憤之心也。又嘗曰。若宋儒者可謂忠孝之女。蓋深傷於宋元。而怪有明君相自棄其國初之大法。而陷於此議之禍。阮也。漸至今日。曠代不見一帝臣王佐之才。千里不見一禮樂和好之家。數鄉不見一孝弟忠信之人。徒聞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套文鈔策子午科也。卯酉科也。乾坤全壞於無用老學究。但能誦讀注解。靜坐談論。皆純儒大儒。從祀孔子廟庭。而三事三物道上不見一人焉。其與佛氏洞照萬象於空寂。仙家自盜真氣於升脫者何異。無怪乎世有三教堂之立。夷孔子於仙佛也。冤哉。冤其因漢宋儒而沒孔子之實也。然亦幸哉。幸其得七十子之各嫻三物。而明證實據不爽乎唐虞成周之舊也。吾當朱學大行之世。而駁此議。知其不免季友之罪也。而不忍自此以往。代代如宋明也。傷哉。

習齋記餘卷十

居恩祖妣喪讀禮救過

余每朝午暮哭必捲簾焚香。他哭乃卽苦。及讀禮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覺其理精於程子。程子云：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是謂凡哭皆於主前也。乃不敢捲簾。猶焚香哭。待朴室成。哭皆於其次可也。

遭故後體弱甚不能自持。多偏坐。讀至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大自恨。今後倦甚甯臥。坐必正。注所謂喪服必敬是也。丙辰脫服。復讀禮。邊坐似侍坐。

向朔望皆設奠會哭。讀至禮注大夫以上朔望皆設奠。士則朔而已。乃定於望日會哭。不設奠。不捲簾。後思望不殷奠。但不盛奠耳。非不奠。

作朴室。疑塗則近飾。否則患蟲害甚難之。讀至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既練居聖室。乃定於塗內不塗外。小祥並外塗之。方初終時跣而仍履。成服後跣而麻履。至今四旬餘皆因禮言終初徒跣。不言何時納襪也。質之王法。乾張石卿皆未決。問刁蒙吉。又未有答書。夜中忽思跣而曰。徒當與袒免同。蓋通身之服。所以備人體也。父母終。人子有不欲爲人之心。故免冠跣足而袒肩。三日後其心稍定。先王不欲其滅性也。因制令之食。令之仍備人體。一切服帶皆備。但凶其制。絕不與吉服同。以重其哀。此聖人所以立中也。余初之跣而仍履。又久不納襪。皆過矣。證之素冠詩。有素鞿。鞿於服爲不切。而猶

備之。則凡服皆備。又可見矣。然猶恐屬祥後之制。終不敢自信其說。雖既質法乾。猶跣數日。讀禮至鹿裘。衡長祛。祛。祛。祛之可也。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祛。小祥稍飾。則更作橫廣。又長之。又設祛。又注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練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有常著衣。又經也者。實也。注云。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可見古人雖凶服。亦備四時之服。且通身之服無不備矣。余又靈體與法乾四時皆單衰之言俱過。因斷曰。知非勿處。卽索布纏足。令家人製生布襪。

居憂愚見

斬齊皆用紙糊爲冠。愚初不暇察。遂因而爲之。及葬遇大雨雪。遂壞。思麻冠爲期年。首服歷時非暫。雖不遇雨。豈可以紙材爲乎。乃易以布。重糊爲材。外仍衣以紙。加經其上。前有蔽目布。兩旁有塞耳布。舉世通用之。考之記文及諸儒家禮。俱未之見。惟鄧氏家禮證補有云。掩耳布及縣綵。古經文諸家禮俱無明文。不知昉於何時。意者因充耳而誤乎。愚按吉冠何須養聰。周制則有之矣。人子居憂。有以蔽目。示不忍觀色也。有以塞耳。示不樂聞聲也。此禮最佳。且無貴賤皆行之不疑。安知非近代明王義起而加之乎。或史氏失記。禮家失考。未可以其無稽而遽詆其誤也。吾從衆矣。又世俗以白布作帽。後加斬齊冠於其上。亦禮文所無。儻拘文義而不用。則露頂髮。大非重元服之義。意古者必有其制。記者疏遺之耳。吾燕居樸室。出事田園。皆著生布白帽。惟哭奠殯宮。接見賓客。乃加齊冠。或適庶人居喪之宜乎。

斬齊衰用麻布。帶用葛。蓋古者無今繇布。麻葛爲家常易得之物。今則麻葛爲庶民御暑之服。貧家鮮得好禮者。乃反市麻葛以遵古式。多見其膠柱鼓瑟也。貧士實苦之。愚直用極粗繇布。衰冠皆然。其說已具禮文手鈔。然卒哭猶葛其帶。恐貧民無力。亦未必能辦數尺之葛。不若直用粗繇帶。實去禮文而得禮意。未審高明者以爲何如。

古者有衣必有裳。至天啓間猶然。崇禎時漸少。今則全不裳矣。吉服裳。凶服亦裳。吉服旣不裳。而凶服必泥二尺二寸之衣。前三後四之裳。屬縱尺布。而加兩衽。正程子所謂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義意者。余則衣而不裳。其衣長竟身不及地者二寸。從俗也。縫必向外。必有辟領當肩之左右。背必有負版。心前必有衰。從禮也。蓋辟領負版俗所同也。縫向外與衰俗所無也。辟領負版衰與縫向外。所以爲衰也。所以爲衰。不敢從俗也。凡此之敢於違俗以從禮。罪也。敢於違禮以從俗。亦罪也。

素冠詩云。庶見素冠兮。注云。素冠素紕。旣祥之冠也。以制黑經白緯。祥則冠之。禫則除之。而次章又云。庶見素衣兮。注云。素冠則素衣矣。素衣之制則未詳。及讀喪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筮尸。何其相背也。古者三年之喪。再期而已。故禮曰。再期之喪。三年也。禫祭卽在此月之中。觀夫子大祥五日而彈琴可見矣。其祥日當是素冠吉服。至禫乃並素冠除之。而詩乃云。素衣者。因冠爲文。如溫公家禮祠后土賓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而其注云。素服者但徹去華采金珠之飾而已。然則吉服去華飾亦可謂之素衣。詩禮原不相背矣。但自鄭氏間月之解出。而歷代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始禫。則祥後兩月仍是喪中之時。

日亦吉服則不可仍縞素。則何以謂之大祥也。又何以謂禫爲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擬大祥素冠如制。斷杖復外寢衣宜放古人緞飾餘意。而以黑緣祛領。或白衣黑襯。或黑白衣。務使吉凶相雜。以與冠相稱。至禫而除。庶合時之宜。亦不失禮之意。未審明禮君子以爲何如。

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陳氏澹解云。此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梁肉不辟。酒醴見顏色故當辭。某按陳氏之說是。食梁肉爲不見顏色者可食也。充其意則尊長強之夜入內則入之矣。強之夜宴則宴之矣。惟晝內宴則辭爲人所見也。不幾率天下之孝子而爲假乎。愚謂梁肉所以爲養者也。酒醴所以取懽者也。尊者強之以養。雖非所甘。可從也。尊者命之以懽。雖以獲罪。不可從也。蓋不甘厚養哀也。因強而爲養。未爲忘哀也。取懽則忘親矣。若病則酒醴亦所以養。當與梁肉同矣。吾因是而有深慨焉。古者禮教大明。尊若長。孰不解禮。但憐孝子之心切。不覺轉而爲非禮之食。後世俗壞制湮。有一盡禮者。浮薄之人羣起而怪之。笑之。訾之。伺其隙而詆撓之。務欲其敗志半廢而後已。則雖名爲長者。其言亦何可聽哉。故某惟視其果憐己而食之乎。則以禮之食者受之。或玩己而亂之乎。則以禮之不食者辭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於人。豈敢苟自脂韋獲戾於君子哉。

又按禮君子不奪人之喪二句。蓋兩警之也。兩警之則必有奪人之人。亦必有爲人奪之人。無乃殷周之末已如今世風俗乎。噫。

妻於夫拘之。陳注云：拘之者，微牽引其衣。憑尸不當君所。陳注云：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憑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某按拘字，相形會意，俱不似微牽引之義。以人情揆之，夫妻情親，當其既死，哀痛之甚，不暇避嫌，拘摟其尸而哭之，吾已驗之於人矣。然男子性剛，猶能制其情以避嫌，故但執之，或憑之。世有拘妻尸者，則過矣。憑尸者，身撫而憑之，撫之者，當心胸處撫按之。餘人之憑，何礙於君之所撫？且憑尸者，必上半身憑之，又往何處避忌？意當謂人或暴死於君所，雖當憑尸之人，亦必舁出就館，或至家而後憑尸以哭，是謂憑尸不當君所也。

大夫君弔其臣時，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恐卽是待主人拜命，或賓畢而後其君又拜之，以別於國君卽代爲主之禮也。陳氏王氏必委曲捏合，謂後是使主人在後，似屬強解。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此理最精。所謂事死如生也。孝子雖稱主人，因喪不可無主也。孝子之心，則仍如其親在。然此階乃吾親夙昔之接見賓客，有事四禮所由以出入者也。一舉足，烏得不愴然心傷乎？故由西階示若主人存也。故拊心悲傷倍甚也。然竊疑父亡而喪母，或祖父俱亡而喪祖母，則主人之由阼已久矣，卽不必自西階可也。然則何疑乎？恐古人以此變常，故不敢質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注曰：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裘上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帶。經者，腰經首經，有朋友之恩，則加帶於經，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拾踊更踊也。元按襲裘加武帶經，古人友誼隆篤，尙矣。至注謂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言徒經情之薄也。今於子孫之外，全無首經，有服之親而不逮弔。

客焉。姻親執友，乃或紅纓吉服。宗族表戚，竟自喜客拜座。又何帶經拾踊之有。好禮君子，古雖未能驟復。姑宜講明帶經之制，功總必謹。姻親執友，宗族表戚，及相識者，臨喪必素冠服，必哭踊，否隨情亦庶乎足觀矣。

君夫人拜賓解。陳注多錯亂，欠分曉。疑板訛，或傳誣。愚按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者，拜寄居之諸侯，與鄰國來弔之賓及大夫士，若本國之賓大夫士也。何謂本國之賓，雖居本國而其君素所師友不敢臣者也。如顏般之於魯，亥唐之於晉，子思子方之於魏，嚴光李泌之於漢，唐是也。本國何亦有與賓等之大夫士。先世老臣致仕，其君不敢與朝臣等視，當與卿大夫殊班，而君亦若國賓尊禮之也。夫人於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者，其於內子士妻中之命婦則特拜之，其非命婦之衆賓則汜拜之也。蓋古之命婦如今官妻之封贈，各國大夫士皆有已封未封者也。臆說未知是否。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向。注曰：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尸西，故退近北以南向也。愚謂吉禮主東客西，此禮必因外來者有客道而云然也。但喪禮既男東女西，與其使諸婦避近北而南向，何若使外來男者即就東方哭，女者即就西方哭之爲便向已。如愚見行之，惟哭畢，女中有當謝者，男主出靈座前西向拜之，男中有當謝者，女主亦於靈座前東向拜之。婦人迎送客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愚恐時方小斂，哀情難制，下堂出門之哭禁之，取何義。憶先恩祖妣既大斂，出至前巷，往返哭不絕聲，既葬謝路奠周村亦然，必歸拜主，復苦次乃止。以上二條。

皆可疑余之誣乎。抑記者之訛也。

按諸儒家禮。大祥斷杖。始飲酒食肉而復寢。邱氏曰。按禮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云云。又大祥居復寢。禫而牀。由是觀之。則禫又未可以食肉飲禫。惟飲醴食脯而已。而况大祥乎。今擬禫後云云。據邱氏所引。則家禮爲非。余讀喪大記。見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則禮已有明文。此當何所適從。蓋古人祥月之中。卽禫。祥禫所去不遠。如廿幾。祥數日便禫。是故孔子旣祥五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大約大祥已是喪終。禫前數日。只是不哀不樂平常數日耳。故禮大祥吉服而筮尸。禫訓爲澹。澹平安之意。今旣祥後。仍三月始禫。則只得作喪中日期。若如家禮。則過於早復常。必如邱說。卻亦非禮。意惟詳玩禮文。則得中矣。禮云。祥而食肉。未嘗言飲酒也。禮云。禫而飲醴酒。未嘗言禫始食脯也。家禮因祥食肉而並言飲酒復寢。邱因禫飲醴而並不許祥食肉。皆非也。今擬大祥斷杖食脯。禫而飲醴復寢。庶或合古今禮制之宜矣。酒肉之別已見前。

草木根傷。卽不死。必枝葉薦萎。久之而復甦。親卒而人子不癯。草木之不如矣。仁也乎哉。

感人哭呼父母。思人窮返本人。迫願主。故窮極呼親。屈極呼帝。願切呼天。慶甚呼萬歲。呼萬歲猶呼帝也。以親君天。皆人主人本也。今愚僧妄談禍福。致惑世沈痼。願切慶甚者。皆呼佛。是誣天道。奪君柄矣。余見佛氏罪惡。可謂甚悉。而當恩祖妣。痰得吐也。亦呼佛。佛之當誅久矣。

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以至疏食水飲。皆云食之無算。蓋居喪不能頓食。欲食則食。或爲

人勸則食。但朝莫不過二溢米耳。先王之極盡孝子之情如此。而諸儒家禮皆遺食之無算句。致使一食不聽盡溢。朝後又不敢食。人勸亦拘於禮而不敢從。必待莫時始食。儻一哀至。則又不能食。烏得不傷損脾胃而病弱不支。余則身受其害。乃知刪書定禮。誠非聖人不能。非聖人亦不可也。經大儒之手。而猶疏略若此。其可輕言纂修乎。

斂焉則爲之壹不食。此禮最精。仁孝懇摯之至者。必能盡之。蓋一斂則不復見其尸矣。情不啻初死。設暑月供斂爲尸所襲。理亦不可食也。但凡期九月之喪者。恐不可以強人。此朱子所以不取乎。

明弔奠禮

世俗內外之喪。不辨弔醑之儀。不分男女之禮。互失其所。關係不淺。愚民旣莫之知。士子亦習而不察。間有能覺其誤者。又不敢任主禮變俗之名。仍因循而憚改。是使生者死者甯爲驚怖。甯爲慚忸。虛詐甯爲缺欠。疏薄錯亂而不肯舍。非以就是不亦惑乎。愚謂喪禮中惟國家制度更定者宜遵行。而不返古。若律令所不載。情理所不合者。皆當決斷去取而變更之。一人行之爲禮法。數人從之爲學術。衆人習之卽成風俗矣。如姻親鄰里有男喪。或長行。或丁壯。皆夙昔婦女所望而卻避。渠亦望而遠嫌者也。一旦傾背。則婦女無分尊卑老少。皆入堂褰帷。撫柩而哭之。死者有知。豈不驚怖慚忸。神情四散乎。且生者果何情傷。徒作僞亂常耳。其有女喪。或處女。或中少。或晚輩。皆夙昔男子所望而遠嫌。渠亦望而卻避者也。一旦蓋棺。則男子無分長幼親疏。凡與其父兄夫子相交者。皆入堂臨座而拜醑之。死者有知。豈不驚怖慚忸。精

神四散乎。且生者果何情義。徒作僞亂常耳。斯則內外之喪宜辨也。凡男喪惟有服。內親宜哭。諸內外親。嘗相見者哭。諸外。否則雖老嫗不臨。幼柩雖卑。少不近尊靈。相識其婦女而來者。入內寢。弔其婦女而已。凡女喪惟有服。內親宜哭。諸內姻親執友。嘗相見者哭。諸外。否則雖老叟不近少座。雖卑幼不拜尊靈。相識其父兄弟。夫子孫而來者。令護喪傳出其人於客次。弔之而已。至於弔醑之儀。禮明言其如生者相識。弔而不哭。與死者相識。哭而不弔。奠用牲酒。賻用錢帛。凡爲生而來。弔之可也。賻之可也。不必哭奠也。凡爲死而來。哭之可也。奠之可也。不必弔賻也。今則於死者有故而冒然弔其生。又從而賻之。至或不識其面。不辨其名。斯不亦可驚可慚乎。然猶曰。因祖父以及其子孫。厚道也。顧於死者而反無三鳴之哭。一盞之醑。一盂之獻。是敬生而遺死也。於生則爲虛爲詐。於死則爲缺欠。爲疏薄。於生者有故而冒然奠其死。卽從而拜之。死者曾不識其面。不辨其名。斯不亦可驚可慚乎。然猶曰。因子孫以敬其祖父。厚道也。顧於生者而反無一錢之助。寸帛尺絹。升糧合麵之資。是敬死而遺生也。於死則爲虛爲詐。於生則爲缺欠。爲疏薄。二者流弊。至因力不能奠其親也。並其子而不弔之。力不能賻其子也。並其親而不哭之。蓋交相害也。至不能奠而遂不哭之。不能賻而遂不弔之。蓋各相妨也。甚至喪主亦以徒弔爲譏。親友或負死而不負生。則甯無奠以致賻。種種錯亂。不可杖舉。皆因弔醑之儀不分也。分之則當奠者富。行其力不能矣。近而菽水羹粥。遠而燒雞醪酒。無不可也。又不能矣。直往哭之。期無憾於死而已。當賻者富。行其力不能矣。近升米束柴。周旋力作。無不可也。又不能矣。直往弔之。期無憾於生而已。其或當奠且賻者。富並行其力不

能矣。多其奠而少賻焉。生者可補。死者不可補也。又不能矣。先其奠而後其賻焉。喪中皆可賻。葬則不可奠也。又不能矣。有奠無賻。祭餘可羞。賓奠亦寓賻也。又不能矣。直徒哭且弔焉。期無憾於生與死而已。至於男女之禮。旣爲弔客。哭者則必拜。拜者則必哭。今則男子之臨喪皆拜而不哭。其流弊至宗族。至親。執友。皆不哭。至不識與尊長皆下拜。女子之臨喪皆哭而不拜。其流弊至族婦女。甥婦女。嫁女子。女孫皆不拜其尊親。至不識與無服之男皆哭之。夫拜文也。哭情也。是男子皆有文而無情。女子皆有情而無文。可乎。男子妄施其文而不少用其情。女子妄用其情而不少行其文。可乎。故男女之禮所宜正也。有志脫俗。恥於作非者。奮骨力倡之。則世道幸矣。

置木重不用魂帛說

司馬溫公曰。古者鑿木爲重。以主其神。今令式亦有之。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楊氏復曰。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溫公用魂帛。蓋取此意。高氏曰。古人遺衣服必置於靈座。旣而藏於廟中。恐當以遺衣服置於靈座。而加魂帛其上。愚按魂帛者。諸儒皆本束帛依神之說而爲之。夫禮旣屬之大夫。則非大夫不可用矣。旣謂之大夫無主者。則有主不可用矣。然皆謂一束之帛也。今諸家禮所繪用三尺帛。或絹中環之。而以兩頭垂下。似人坐狀。又不知自何人始也。在古禮大夫無主者。獨用束帛依神。未詳何義。或此束帛係大夫出仕時聘幣。爲神之所重者乎。或他日卽藏之廟中。爲陳設以依神者乎。俱不可考。但據今之魂帛。數尺之絹。旣非生時所服。又非他日廟中神之所依。物與神無情。神斷不之依。

且無緣用之。既題主，又埋之，俱繁冗多事，而鮮意味。余竊謂遺衣服者，吾親氣體之所屬，精神之所戀也。木主者，後此祠堂之所奉，吾親之神，百年所憑也。宜純用古禮，初終卽以經服新潔衣裳，各一連屬，而置尸上，遂令匠造主，三日大斂時，孝子親奉遺衣，用志思維，如親去尸，就衣狀。既納棺中，又橫置棺上，憑哭畢，又敬奉之，待蓋棺，仍置棺上，而以未書木主植其前，使親靈此時卽舍尸就衣，又漸就主，厥明夙興，乃奉主於衣上，遷之靈座，行朝奠禮。他日祭祀，萬年格享，繫此矣。不然木牌何物，而仁人孝子齋戒趨愴，儼然如見其親乎？神與木何涉，而聚已散之靈氣，其上以歆廟中之祀乎？宋時令式未知何若。古人所謂鑿木爲重，又謂以遺衣置靈座，用心命意，想當如此。其理最精，非後人所能及也。

祭門神齋款 其一 己巳

古稱門神曰鬱壘神荼。見之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注曰：東海度朔山有神，一神荼，二鬱壘，領衆鬼之惡害者，繫以韋索而用食虎，爲此說者。其何據？且海外山神何以入海內人之門而爲神也？觀近世畫尉遲恭秦叔寶於門，資其威武以象神，恐鬱壘神荼所自起亦猶是耳。不必深考也。惟遵禮承祀，當知宅必門，門必有神，有司出入以閱人，主啓閉以遠害，明分士女內外，禦盜賊，幽禦邪魅妖氛，大抵上古以獨木造戶，故從木王之令，祀之孟春，以金判木爲門，斧鑿斲爲闌，閑簪框，得金氣多，故從金王之令而祀。在孟秋，又或者以春氣溫，戶近內房，有比昵親狎之意，故相宜。秋氣肅，神之儼然扞外衛內，有嚴厲刑殺之威，故相宜乎？或者春之德仁，戶近婦女，有生育長養之機，故相感。秋之德義，神之劃然制外防內，是由

之者。懷之有大閑不踰之思。故相感乎。或者春爲生物之始。自根而芽。萬類方穉少。戶肇啓動之端。自內而外。出納多碎小。故相合。秋則爲成物之彙。自華而斂。自秀而實。萬物皆碩大而堅。尊神爲統收之。關自外而內。出納多巨重。故相合乎。而某茲知懼矣。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嘗榜門上曰。懷乎帝鑒。則神固將帝命以惕我者也。不知畏天。則不知敬神。何以辭譴責哉。某茲知勉矣。詩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必義路禮門。出入惟謹。步中采齋。行中肆夏。周焉中規。折焉中矩。而後可以對越尊神也。神其易言饗乎。

祭戶神齋款有引

詩曰。綏我思成。禮曰。思其嗜好。思其笑語。蓋無所不用其思。乃以萃其渙而神斯聚。聚斯靈。靈斯格。格斯享也。不齋何享。古人之所以饗其親者然也。予未能也。至於五祀之神。更無嗜好音容之可憑。古稱人之齊聖。蓋必心純一而後人可聖。亦必人既聖而後心可齊。以予心之憧憧。朋從卽有音容嗜好之可憑。未必能齊也。况五祀之全無鼻柄者乎。因作齋款。目閱心維。聊以助齊云。

思木渾材成戶。故王於春不似門之成於斧斤者多也。獨立樞紐。不假朋比。戶之德也。關鎖密室。內函士女。戶之事也。出入必由。禦變於門所已疏。戶之功也。蓋戶者護也。護家衆以遠害。神之仁者也。視門之扞禦。爲尤親仁以濟義也。視竈之火。王文明而更方匡範人。閑限出入。仁以濟禮也。視中霤之中正土實。而又舌口謹嚴。開闔不爽。仁以濟信也。視井之水。歸冬旺而亦開受天光。洞達內外。仁以濟智也。又單門也。奇數屬陽。於五祀中。司少陽令。配諸青帝。其理主生。君子臥屋漏之中。有不見中霤井竈與門之時。而必

見戶。則分上帝明且及人出往者。又切於四祀矣。在易之節卦初爻曰。不出戶庭。至二爻則曰。不出門庭。是戶者門內之通稱。又不必其單也。古稱齊民曰編戶。曰戶口。蓋人口皆居戶內。而比次相聯。故云然也。又古者祭必設戶。戶爲五祀之首。孟春舉事於歲祭中爲第一戶。而字象不奉祀者。見其字悚然如神在上焉。戶以外事有不臧。若遺神之羞焉。戶以內物有不穩。若致神之憾焉。坐不如尸。若媿於神焉。心無樞軸。若媿於神焉。身無轉運。若媿於神焉。才不能保家。德不能範家。法不能謹出入。別內外。以肅一家。若媿於神焉。神之惕我者多矣。神蓋儼然式臨。無往而不在矣。

祭本宅井神齋款

井在圃。灌溉瓜蔬禾稼。每夕柳斗還。則神氣通宅舍。所灌成功用俱歸宅舍。思汲自井。盛於甯。瓢勺於盆。釜以造飲食。製酒醕。或以須面。或以沐浴。或以濯澣。或以潤浸。或合土爲甃。以成宮室。或制火烈以調中和。諸神之祀用之。一家之生賴之。下至牛驢雞犬。皆飲神之德。昆蟲草木。皆被神之庥。神之功用大矣哉。奉祀者觸目則思。見物之動則思。水之流盪。見物之靜則思。水之陰貞。見隱則思。水之外暗。見顯則思。水之內明。見房上天溝。則思水之自上而下。見地中水道。則思水之自內而出。凡有雜念亂齋。卽因所思。返於水焉。

祭竈神齋款

家宅之有竈。猶七政之有熒惑。五行之有火。人性之有禮。方祀之有朱雀。人神之有祝融也。主乎火。其王

夏淮南子云。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神。則其神亦尊矣。司馬氏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赤火色也。南見乎離卦。爲中女。配人爲心。屬少陰。狀之云者。彷彿形容也。云爾。莊生則直言有竈有髻。誰實見之。幾於誕矣。禮又謂五祀竈爲卑。老婦祭之。何也。蓋古人凡祭事畢。皆祀竈。以鼎烹所出也。百神所由饗也。老婦行焉。特牲饋食。所謂尸卒食而祭饌爨雍爨是也。而卿大夫則以食專祭矣。在孟夏從公也。應候也。其臺象也。而中虛象離。故制字從之。穴土會意。眚形也。五祀惟竈備五行之用。土以成象而著之。金以受制而行之。水以濟所勝而調之。木以供其化而炊之。五穀得之以養。百飭得之以成。酒漿得之以煦。凡我士女非竈則不食。非竈則不飲。非竈則不須沐。非竈則不溫寢。竈之贊天地以生育人物者。功用於是爲大。而餘波則有如燼百草而霜之。煉土作伏。龍肝供醫方。用功溥矣。而伺人爲尤親。有枕衾夢寐不可對神明者。竈則監之。有對妻孥居室漏皆可以告天地者。竈則監之。故知畏天者先畏竈。則匪僻之念不作。違戾之事不行。其惕警斯人之嚴師歟。何敢以不敬。撫茲六陽。萬卉稟榮。諸物生於木。而戶祀之時。蔬未成也。甲乙之神生而不食其養。諸物成於土。而中雷之祀蔬已踰鮮也。戊巳之神存而僅享其殘。井祀則大無蔬。竈祀爲備。時使然也。俗每於歲杪廿四之夕祀。以指頂糖飴。云將升天。述人間淑慝於上帝。以黏口也。豈其然歟。則惟從禮。

祭中雷神齋款已巳

中雷者。上古穴居。開孔穴上正中。以受明達煙氣也。雨則降穴內地之中央。存留之。故名。或曰宅中土也。

予以爲雨所留地。則如今宅中土。若雨所從降之孔。以受明達煙也者。則今之窗牖實似之。室有天門者。更似之。有天窗者。更似之。簷楣水口。亦近雨降之義。古人之祭也。博求之以神。無定所也。疑其無不在也。則當迎神也。專求之宅中。散求之牖與天窗水口。宜無不可。蓋古中霤。承天雨露。受日月星辰之照臨。來風氣之溫涼。宜人物吹噓溼蒸使之上瀉。非僅土德也。然古人祀以土王之月。取五行配五祀而分屬之。土則中宮固其專位。戊土固其專能。吾人致齊固當有專思矣。宅中土卽闔宅之會極也。如宇宙中何地非土。而五行分王。必歸之中央。戊己者猶是也。家中託處於此。猶里之有里社。邑之有邑社。天下之有后土也。故昔人言入爲中霤。出爲社神。此之謂耳。非此土。不惟士女無所於棲。門戶於何護衛。井竈於何措置。則中霤爲人神之所託基。猶坤元之載萬物以承天也。其行土。所以主宰乎東木。南火。西金。北水也。其色黃。上以配元天。前應火之赤。後應水之黑。左右應金木之青白也。其味甘。所以調甲乙之酸。丙丁之苦。壬癸之鹹。庚辛之辛也。其氣溼。所以潤澤乎金水之陰。木火之陽也。其德性所以貞固乎仁義禮智之性。斡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里社之祠。非僅祀其祠。所以合一里土地之精神而祀之。其祠也。邑社之壇。非僅祀其壇。所以合一邑土地之精神而祀之。其壇也。王郊之方澤。非僅祀方澤。所以合天下土地之精神而祀之。方澤也。然則中霤固合一家土地之精神而祀之也。凡一家所統。無問宅有十百區。地有千萬畝。固皆中霤神氣之所充周也。宮室託處焉。物產蕃息焉。什器布列焉。家祠祖考妣萃渙焉。世子孫長養焉。中霤之功用大矣哉。長夏有事。尙歲中也。從所王也。人而無信。貽神羞也。明德薦馨。誠以孚

也。

五祀分時祭。分配五行。亦因鄒衍五德。呂不韋月令著後有此論耳。然五祀終是祭之名數。不必甚拘五行。何者。以中雷象方澤。則古王天地二祭。百姓從之。未嘗於方澤祭外。又有金水木火諸祭與之埒也。且古有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祀。何以配五行耶。門人李恭

巡捕朱公行實

巡捕公蠡縣劉村人。姓朱。諱九祚。號盛軒。少倜儻。啓禎間邪教蜂起。有九門傳頭高應賢者。倡妖言蠱惑。燕薊民羣趨之。出則壯騎雲繞。居則弓刀環席。僞封劉福山等爲國公會。謀不軌。公憂桑梓。欲訐之。計洩。賢遂欲殺公。遜言得脫。乃訟之馬令。賢挺身不跪。稱中宮懿旨。且至令不敢問。亟申六院。而易州道王爲保官計。隱其事。公乃遊都下。見言官輒陳之。事得上。發羽林捕獲。懷宗皇帝親鞫。御批魍魅。晝行斃之。獄。戊寅之役。朝廷以國事日非。特遣大府持節保定。招集草澤智勇。無論山林隱逸。里甲士民。俱許陳籌。公應幕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頂名食糧。出則搶掠。戰則奔逃。且逃後並不知其爲誰。此所以倉庫日空而戰無一卒也。某有不費糧餉。不事招募。可戰而不可逃之兵數萬。居則八府無警。出則兩難可平。大府驚異。召問。則曰。編各州縣富民子弟習弓馬者。十家共一兵。復其雜役。馬甲器刃令自備。居常訓練。每兵一副卒。正兵傷則提副卒補。伍兵士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糧給。取之不窮。大府悅服。然竟不奏聞。甲申君崩。吏走村落大亂。交相劫掠。公曰。急矣。長此不輯。行卽近城。乃糾同志生

員張祚。王熙中。焚香歆盟。有財者捐資。有力者捐身。有馬匹。甲冑。戈矛。弓矢者。出列街前。束成一隊。令鄙野有盜。立刻報出。捕事平後。或有禍。吾自當之。於是捕斬渠魁王三好。協從者皆烏獸散。一邑遂安。丁亥。蔣公子兵起。公率衆守里。亦如之。后駐蠡姬。兵備下車。授公巡捕官。故事。捕廳公案。建衙。出則武夫前導。儀仗赫然。公曰。父母鄉親友所在。誰與施此。盡去之。步行趨道。夜巡紙燭一提而已。順治初。劉里被圈。旗奴韓某恣橫。率意耕田。失產者日衆。公患之。伺其窩盜。圍而擒之。鳴於縣府。解按部律斬。雖遇赦。甦脫。訖弗敢肆。而里閉窮民。不受滿人侮。得各租祖田。至今日者。公之力也。迨卯辰之際。地方粗安。裁革省南道。公遂謝任。繼遭飛禍。告罄。同里楊平富家裔也。以淦水屢災。嚮妻山右。以療饑。遺一女。夫妻子母分割。號哭徹晝夜。公曰。傷哉。而祖父之大家。莫保其媳也。顧吾亦乏奈何。愴嗟薄暮。已而曰。得之矣。市大青確。以周之。而人之骨肉完聚。有鄉人乘水盜園蔬瓜者。公謂養孫顏元曰。汝知盜可得乎。元對不知。公曰。匏未可瓢。亦難作羹。棄物也。水落汝遊曲巷。果得之何人之戶。以授地方。居數日。請宥者不至。翼日當訟之吏。公忽夜起。召元曰。吾悉其情矣。鞠渠於廳。固數世盜案。渠倩解者。亦一世盜名。渠不來是也。已矣。吾不忍以數筍瓜菽盜人也。踰年。元旦夜。有叩門者。啓之。則其人貽雙鯉而去。二十年來。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養孫元耕讀。是事不與世局。晚節尤稱有守云。

父顏長翁事蹟

翁名昶。顯曾祖考叔翁子。科之孫。顯祖考次翁發之長嗣也。形貌豐厚。性樸誠。膂力過人。嘗與人較跌。時

稱猛悍者莫及。一肩所勝。二夫不能起。上脣微短。語艱如也。好種樹。所植必成。嘗云。欲實又欲深。棒椎也。攫根。幼爲後於蠡東劉村朱氏。娶隨東王翁喜亮女。於崇禎乙亥。翁年十九歲而舉子元。嘗治圃於朱鑿之陰。構土房井畔。因乳名子曰園兒。因不得所後。憤憤有遯行志。聞滿洲兵好挾人恨。曰。乘彘乎。盍速來。迨戊寅子月。東信迫。乃連夜與元母賭績。以素課上所後。積其餘市江青布爲新腰囊。梅花網巾。預爲絳笠。縫履於襪。初六夜。謂元母曰。昔有人不得於父。自創二刃不死。鞅鞅出披剃爲僧。其後二子皆登第。擢顯職。訪求得之。懇還。卒不許。誥封亦不受。曰。吾旣不得於父。焉用家。焉用子。蓋託言以相訣。而元母不悟也。明日東兵至。遂出從之去。噫。父東時元方四歲。弟二元隨殤。元雖待罪兩間。幾四十。猶爲鄉人儕也。烏能及遯僧子哉。乃吾父竟作遯僧。其言如券矣。以下關東還後續記康熙甲子。元蹤父於遼左。踰年三月四日。認妹銀孩。其詳具神隱記與其父翁金四老。言父所從而東者。鑲白旗董千總也。元聞同難郭翁思皇。見我父肩插小白旗。金老曰。是用尊君作撥什庫矣。撥什庫軍行插肩旗。董公曰。他人皆刃劫來者。阿弟願從我同居。係往生夙緣。豈可奴視。所得細軟悉附之。虜男婦夜鎖晨開。悉令父主之。抵藩。配之王妻。給數十金。坐糖店於城市。有楊氏兒竊糖。父掌其首。浸血。楊亦殊武健。怒相毆。解者輒傷。兩旁人馬岸積。莫敢前。卒致本旗牛录和解。令結爲兄弟。王繼母無出。適本朝中外一統。將歸視兒。路遇鬻婦者。遂娶劉而還。生銀孩。三載又生金孩。乃謂王母曰。若旣無男。妾又好女。吾決歸視兒矣。過山海關。司關者例搜帶參。事發成獄。久之得不死。還韓英屯。素產盡落。妻妾繼歿。遂不復爲家計。遣二少女各歸舅姑。惟友羽

祈遊山水。至康熙壬子四月十一日病劇。金四老視於八王寺。已不能言。指榻頭褥。囊四老探之。得江青布二封。次日卒。葬之文陵之側。寺僧爭金而詬。乃知囊中尚有白金三十兩云。

鍾行一行實

吾邑之南莊頭營鍾君九經行。一少讀書。遭母喪。產益落。名以弗成。苦父之缺養也。遊都下。訓蒙。資館奉寄菽水。五七載後。父年漸衰。遂不復出。勤貿易以致養。左右承懽。肩擔逐驥。無不爲也。暇則學醫。卜術。數以自娛。迨父卒。則貿易亦不爲矣。初教其長子欽業。儒度無成。遂專教之穉事。次子鏡方七歲。卽教之立侍長者。十歲命之出就外傳。或阻之。以貧家利農。事不度力。今滋苦。且爲異日飢寒張本矣。君曰。但患不成人耳。苟成其人。簞瓢陋巷。亦何妨。遂使從鄭師遊。教之益嚴。十五歲後。非力作不許免冠。一日在其岳丈家。暑甚。鏡科頭。卽怒目曰。熱死乎。鏡遂不敢復免。窘於薪米。嘗輟午餐以食。鏡非不得已。不令之田也。恭其兄事之。如父。愛敬交盡。有珍味必進。事堂兄亦惟謹。撫諸姪。慈而義。姪鉉傭房山久。爲人所制。不得歸。君不遠數百里。拔之。以爲後。於劉君曰。豈可爲異姓子。爭之。還遇友朋和而直。交里黨任而恤。氣象溫恭。人人可近。有過則直言規諷。人之喜怒不顧也。有好賭者。爲之酒筵。加以揖拜。而戒之。人嗤其過。君曰。但其人改過保業。吾何惜焉。有酗酒觀面。詈詬者。君退內室不之校。俟其醒而詰問之。酗者伏過有歎。於春秋耕斂。或乏貿易本錢者。君輒以其力爲保貸之。迄今多未償。爲君家累。嘗取息錢。易藥爲生計。而鄉人乞劑。不問有無。家人尤之。君曰。藥濟人物也。矧屬鄉親。何忍啓齒也。尤急人患難。不辭勞瘁。

蘇賁士慶雲君師也。館房山之雙柳。其子陷難。君走報之。已而蘇卒於雙柳。親友憚途遙。無往者。君獨赴哭。一時多之。仁及物類。凡動植不輕殺。自強時。預定卒年。竟不爽。彌留之際。教錢曰。毋近勢貴。毋卑貧寒。當忍讓反己。古之人嘗與乞丐爲友。唾面自乾。但求自反。何責於人。又囑所遺藥。盡以施人。無復取直。君生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辰時。卒於康熙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辰時。無屍氣。無蛆蝨。戶外營營不入也。元配孟氏。繼室鄭氏。子二。長欽。孟出。娶朱氏。次錢。鄭出。娶閻氏。女二。長適屯莊彭姓。次適沿村趙氏。孫女一。尙幼。君之存也。遇予愛語。每言使錢問業於予。未遂而逝。錢以客歲之冬詣予。齋質疑。以今歲四月求其伯父心齋翁。委贄來從遊。遂從予肥鄉漳南書院。追成父志也。一日愴然再拜手以狀曰。我父一生行事。願阿師述表之。予因次序之如其狀。

題記前示鍾錢

吾自幼多過。迨康熙甲辰得交法乾王子。相期以聖人之道。訂五日會。各爲日記。逐時自檢言行課程之得失。相規過而勸善焉。迄今年幾七十。不陷大咎。似於周孔道法。有一隙之明者。以四十年兢兢如一日也。惟是王子舍我。媿不德無能。振鼓二三子。剛主外鮮有交修嗣續者。老懷用是拳拳耳。近剛主之弟培舍姪修已。皆淬礪起。吾方行寐失笑。爲斯道快。而吾子又能自強。新歲丕奮。頓使衰萎氣蒸神健。爲吾子題數語於冊端。則如常侍左右。聽引駁矣。一曰。毋欺幽獨。如對父師。二曰。敦本孝弟。篤於家庭。三曰。自立言行。毋隨流俗。四曰。日新時省。過而改之。時思善而遷之。五曰。務實痛戒。詩文棋畫。須求身世有功。此五

者元所終身勉之而深媿寬假者。子其念之。

李母行實紀略

義豐張翁進華之長女十有四歲。適李翁清字爲妻。便能執婦道。凡美蔬饌。惟供翁姑。分子女。雖強之不嘗也。屆冬寒。每先翁姑起爲之烘衣。姑感其情。亦先張起爲烘衣。則蹴然曰。我分應爾也。阿孃何可然。歲時新品。必先獻於翁姑。夫少好賭。張憂之。輸則求母家錢帛爲償。贏歸不喜。善辭勸之。積誠動之。清字果改行。其食貧也。雖藜藿糟糠不怨。惟勸夫子力農行賈而已。紡績以度日。長男子植秀。從學於鄭師美章。相距里許。其歸食也。盥箸潔備。如延賓然。恆減口爲之午饌。及其署館博陽。憂思如結。嘗夜夢歸。翌日果歸去。則愴然送諸門。佇望不見。乃入。凡有事甯躬親。不勞其子。或不得已役之。逆揣其不欲。不强也。次男子永秀。勤於穡事。張憐其勞。每減口優食之。夜出必問其還否。更靜必問其寢否。長女子嫁莊頭營李氏。姑婦相得。處室和諧。次女子嫁婁家營婁氏。張之撫二女也。惟嘉其美。不責其失。慈柔以教之。植娶本州子氏女。徵幣未舉。張恆負歉。曰。纓輒親執不之役。告面禮輒不受。歸甯請期。輒云適汝願。謂人曰。我愧未盡姑道也。康熙癸酉。植秀入學。踰年而張卒。享壽四十九歲。博陵習齋顏子素與其子遊。悲其賢淑而獲福報者短也。爲之紀略如此。

